

陽明山國家公園 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東北分區訪談記錄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謝沐璇 白嘉民 童禕珊

張愷馨 郭典翰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II. The Inquiry Records in North-eastern Region

Principal Investigator

JUI-TSUNG LEE

Research Assistant

SHU-FEN YAO

Funded by :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ROC**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97

誌 謝

首先要感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給予本次的調查研究機會。尤其蔡處長佰祿、楊副處長健源、曾秘書偉宏，對本計畫的重視與支持，並惠賜許多寶貴意見。

此外，承蒙保育課詹德樞課長、羅淑英技士、魏映雪約聘研究員；解說課呂理昌課長、賴修怡約聘解說員、蕭淑碧技士；企劃課劉田財前任課長、董人維代理課長、蔡若茵小姐；觀光課楊美玲技士、林志雄技佐多方協助，特予致謝。

調查研究過程中，擎天崗管理站韓志武主任，小油坑管理站李朝盛主任，龍鳳谷管理站陳育賢主任，均提供許多建議，使本案獲益不少，在此深表謝意。

此外，尚受到許多老歲仔的協助，實在無法一一列舉，然而下列諸位先生的指教，令人獲益良多，他們是：

金山鄉：賴在、柳登文、劉貴財、黃阿政、高平、郭文德。

萬里鄉：吳蕃薯、許枝春。

士林區：邱阿華、何清山、葉金石、何傳盛、黃林、何文貴、何烏毛、林永耕、沈清水、何泐亮。

北投區：許再傳、許健一、黃形象、高金進、陳有贊、曹賜德、詹寬裕、高銘杰。

石門鄉：許永祿。

三芝鄉：張永洲、陳稱穎。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的何致遠、蔡蕙如、張雅蘋、吳平海、陳佳伶，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的黃文俊等諸位同學積極參與且多次襄助，使本案得以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謝。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東北分區訪談記錄

摘 要

本調查研究執行期間，自 1996 年 8 月至 1997 年 4 月，歷時約九個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迄今已屆十餘年，各項動物、植物、地質之研究，已大致卓然有成，惟關於人文方面之研究較為欠缺。隨著區內魚路古道之研究規劃、大油坑之規劃設計等各項計畫逐步推動進行，亟需對區內的各項歷史資源作一系統整理，其中，尤以耆老訪談更為迫切。因為園區內各村落之年耄長者，隨著歲月的更迭，將愈趨凋謝，致使此項人文資源變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本調查研究分為二主要部份，即耆老座談會與個別訪談。1996 年 10 月至 11 月，曾在陽明山區的四個聚落舉辦耆老座談會，依次是湖底，竹子湖，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前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一冊報告。後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二冊報告。個別訪談部份，係以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轄各村里為基本範圍，並擴及相鄰鄉鎮。士林區、金山鄉、萬里鄉、石門鄉歸屬東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三冊報告。北投區、三芝鄉、淡水鎮歸屬西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四冊報告。

積極而有計畫地舉辦座談會與逐村訪談，並將這些成果彙整成冊出版，不只保存了先人的歷史經驗，更可作為保育、解說等部門重要之參考與借鏡，藉此建立陽明山區人文歷史之基本資料，以為將來史蹟研究的基礎。

Chinghsue and Shanchuhu (菁礮、山豬湖). The record of the former two discussions makes up our first report, and the latter two our second report. As to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basically, those whom we visited are residents of the park, and of the nearest-by villages or towns. Shihlin (士林), Chinshan (金山), Wanli (萬里) and Shihmen (石門) are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e inquiries made there is the third report of this study. Peitou (北投), Shanchi (三芝) and Tanshui (淡水) belong to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is area becomes the last report.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reports not only keeps alive the experiences of our forefathers' but offer help to the park authorities for the future conservation eng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 Moreover, with this effort, the fundamental data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s a result, all the coming related studies would have a easier start.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II. The Inquiry Records in North-eastern Region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nine months to finish, from August, 1996 to April, 1997.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animals, plants and volcanoes. However, there seems not so much gained in that of culture. With the successive planning projects of the historic fish trails (魚路古道) and Tayiokeng sulphur mine (大油坑), what has been induced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umanities resources of the park.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inquiries of the aged who wither quickly. An unamendable loss it will be if we miss their precious memories of the past.

This study contains two parts. One is the panel discussions by the invited aged, and the other,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96, Four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e by one in some villages of the park — Hudi (湖底); Tzutzuhu (竹子湖); Shipafen and Tinghu (十八份、頂湖);

目 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V
訪談許基德先生.....	1
訪談劉貴財先生、黃宇先生.....	5
訪談劉安先生.....	8
訪談黃阿政先生.....	11
訪談柳登文先生、賴在先生.....	13
訪談許永祿先生.....	15
訪談高平先生.....	19
訪談邱阿化先生.....	22
訪談何有在先生、何麵女士.....	24
訪談何清山先生.....	26
訪談曾登貴先生.....	28
訪談許枝春先生.....	30
訪談黃呆錢先生.....	34
訪談李富先生.....	37
訪談郭文德先生.....	39

訪談邱阿化先生.....	43
訪談楊義和先生.....	46
訪談劉貴財先生、郭福先生.....	48
訪談許基德先生.....	51
訪談何炳辰先生.....	52
訪談何清山先生.....	54
訪談江阿塗先生.....	56
訪談黃阿政先生.....	59
訪談吳蕃薯先生.....	61
訪談李龍洲先生.....	64
訪談劉貴財先生.....	67
訪談黃林先生.....	70
訪談邱阿化先生.....	72
訪談許枝春先生.....	73
訪談黃阿政先生.....	75
訪談柳登文先生.....	77
訪談高銀樹先生.....	78
訪談林永耕先生.....	81
訪談沈清水先生.....	83
訪談何文貴先生.....	84
訪談何阿財先生.....	86

訪談何烏毛先生.....	91
附錄一、如何進行鄉土歷史訪談.....	95

陽明大學圖書館

陽明山國家公園

訪談日期：85.07.07

訪談地點：金山磺港

訪談對象：許基德 先生

9：00時抵達金山車站，展開「探訪魚路」的訪談工作。

金山是臺灣東北角的一個港口，和石門、萬里皆為當年魚路的重要起點。金山（舊名金包里）居中，對魚路而言更有其重要性！

磺港路14鄰201號的許基德先生是我們第一個要訪談的對象。下了車，沿著小巷子穿行，巷口正有工人在鋪柏油，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找到了201號。在門口有一和善的婦人與一隻狂吠的狗，婦人遏止了狗，進屋請許先生。不一會兒，黑黑瘦瘦的老先生穿著背心、短褲、拖鞋自屋內走出接待我們。

許先生自我介紹說，許家世代以捕魚為生，到他兒子時已是第四代。他開始擔魚時約十六、七歲，在同伴中算是後輩，當年一同擔魚的人如今多已相繼去世。光復那年，他十八歲，被召去高雄當兵，此後便不曾再擔過魚。今年已六十六歲的許先生總共也不過擔過五次罷了。但已算是不可多得的擔魚先輩了。

磺港水淺，沙多浪大，為一不自由港，出海受潮汐、地形限制，也受天氣的影響，並非每天都能出海。日據時期，許先生還曾被徵去基隆碼頭作工，出海時間更少。他再三強調戰時生活辛苦，因怕飛機轟炸、掃射，漁船多不敢出海作業。而今日許先生得意地說：「我現在有一艘約3400匹馬力的漁船。」看來他的「順勝鴻號」（各取其三個兒子第一字合成）必是一艘不小的漁船吧！問及魚的種類，許先生答，七月這個時期，有小卷（5～7月），在其他時節則有馬頭魚、赤鯨、嘉鱻、鯊魚等。

大東亞戰爭時期，管制嚴格，為了賺錢還是有人甘冒被抓的危險從事走私。當時夜間燈火管制，漁船不能出海捕魚，只能以牽罟的方式網些小魚，如

烏頭鯪仔、白骨鯪仔，有時可網到幾千斤。網得後，加鹽（當時鹽為配給）煮熟。於晚間 10：00 左右五、六人一起自磺港出發，經嶺頭（今擎天崗）至磺溪內（今陽明山）販售。趕著賣魚，所以腳程很快，有時只花 4.5 ~ 5 小時便抵山豬湖，此時天尚未亮，還可以在腳仔同的一間草屋的橘樹下稍稍打盹一會。嶺頭有一土地公廟，為擔魚必經之地，相傳甚為靈驗，往來魚販多備有冥紙，經過時會停下來燃柱香或燒些冥紙，以求神明保佑平安，廟原為石板搭蓋，頗為簡陋，於民國 68 年擴建。八煙附近有一家雜貨店（店主何阿香），晚上趕路正值深夜兩、三點，店未開，便沒有停下休息。若是白天路過，會進來買些糕仔、米香吃。過了這間小店，到達嶺頭之前有三個彎折，路面較寬，是日本人開的路，可以走日本的兵車，但行程較遠，魚販們並不選走這條路徑，而是取小路直線而行，過了土地公廟在水場（今涓絲瀑布）附近休息，洗把臉、喝點水再繼續趕路。

擔魚至磺溪內（今陽明山管理所、中山樓附近）時，是早上四、五點了。魚貨很快便被搶購一空，還有些居民幫忙往較遠的親戚朋友買。再晚些也是早上七、八點就全部賣完了。許先生提及山仔后的何土水這個人，人很好，常為他準備蕃薯籤粥與菜脯充飢並供他午間休息，到晚上八點左右才又擔著買來的橘子沿水路回去。來時擔 45 斤魚，回去則換 60 斤橘子。橘子利潤不少，當時物價（光復前）10 元可買 12 斤米（黑市價格要 30 元／12 斤）。而三粒 10 元的橘子，連樹下撿來賣的都很多人買。回程在八煙之後再不走原路，而是沿溪而行，以下是大致行程表：

捕魚（牽罟），煮魚 → P M 10：00 自磺港出發 → 偷偷經金山役場（今鄉公所）旁大路 → 八煙何香店 → 大嶺土地公廟 → 磺溪內開始賣魚 → 至山仔后賣 → 何土水請吃飯，午間休息睡覺 → P M 8：00 擔橘子 → 八煙 → 經水路（磺溪）→ 金山

萬里、石門擔魚則走另一條路，不必繞進金山。如果自萬里出發則順著瑪練溪前行到崁腳，抵溪底後沿著瑪練溪至內雙溪，然後到士林。若自石門則有兩條路分別至北投及士林，由石門上至竹子山，經竹子湖可下至北投；若由石門到坪頂然後經兩湖、磺溪頭上大嶺可下山至士林。

這條魚路為陽金公路未開通時的重要交通管道，聽說清朝大官亦由臺北走此路至金山當時這條路又稱為大馬路。

許先生又敘述了一些日據時期魚港與魚販的特色：

- 1．因無機械化，係乘木板船捕魚。
- 2．戰時晚上牽罟，魚獲約近萬斤，因與警察相識，串通報少一些，只報數千斤，扣除定繳魚量後，剩下大家一起均分。
- 3．擔魚人穿的是草鞋，許先生所穿的草鞋是他祖母手編的，兩邊用破布編，行走時才不會痛。
- 4．生活很苦，稍貴的生魚擔到山上便沒人要買，所以多賣小魚（熟魚、鯪仔）。

我們又問水尾的情形，許先生說磺港、水尾差不多，只是水尾港較小。魚種也大致相似。但魚獲量較差。水尾許多戶姓許，但許先生強調其祖父來時便住在磺港，屬專業漁民沒有田地（從前有田就是有錢），算是窮苦人家。

總結許先生所說，有些趣味，也有些感嘆：大東亞戰爭前物資沒有管制，可擔魚至基隆賣；甚至也可擔魚至臺北賣。戰爭時生活苦有更多人冒險賺黑錢。戰爭後不必賺黑錢，有捕魚的自由，但因交通運輸便利，擔魚的人就少了。而現在漁船機械化，可至 80 浬外去捕魚，實在太好了。

訪談告一段落，我們去觀看許家整理延繩釣魚具的工作情形。延繩釣的餌框：每框約 200 枚魚鉤，整理一框約需一個半小時。工資：80 元／框（修護鉤、線），100 元／框（修護鉤、線及裝餌），一次出海約帶一百框左右。

魚鉤爲日製（寸4）可釣十多斤的魚，但大多釣到4、5斤的魚，平均10枚鉤能釣上一條魚便不錯了。至於魚餌也是有區分的，主要是小卷、炸彈魚。小卷：向別的漁民購買，每箱2000元，再將小卷切成小段使用。小卷係遠洋捕獲再冰凍起來，自己去捕不划算。炸彈魚：較便宜，切成小碎塊當魚餌用。

最後，我們請教金山地區出海作業的時間大致如下：沿岸（較近）漁業：當日或當夜回來。清晨出發，傍晚回來（捕罴）；或是傍晚出發，清晨回來（捕小卷、鯪仔），作業地點在金山附近。近海（較遠）漁業：若是一天一夜，常於晚上10：00回來；若是一天兩夜，常於早晨4：00回來，作業地點在彭佳嶼、臺灣海峽等地。遠洋（更遠）漁業：個把月才回來，捕透抽，花枝，作業地點在韓國、濟州島、琉球等地。

訪談日期：85.07.08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劉貴財 先生；黃宇 先生

今天要訪問的對象是柳登文先生曾提及的劉安先生，綽號「貓仔安」，我們約莫上午九時五十分到達金山的內坑仔，不巧劉安先生不在，於是轉而訪問也曾擔魚的劉貴財先生（綽號阿財），其住址為金山西勢 29 號。阿財給人的感覺蠻固執的，聲音宏亮，精神飽滿，前些時候騎腳踏車摔斷左小腿，不良於行，所以留在家中。

劉先生不願談日據時期的魚路，認為那時擔魚是走私。不合法的事，就不要再談了，因此他說的是光復以後擔魚來臺北賣的情形。

這條擔魚的舊路，不知何時就存在了。不只是金山人擔魚到臺北賣，也有到達臺北再擔青菜回來賣的，甚至娶新娘也扛轎走這條路。光復後擔魚不一定白天或晚上走。如果擔新鮮的魚，因為怕日晒使魚腐爛，所以走夜路，如果擔水煮過，甚至是晒乾的小魚，就可以白天走。當時的腳程，平坦路每小時走四公里，爬坡時較慢，約每小時兩公里。白天擔魚，約清晨六、七點出發，走個四個小時左右，十、十一點時抵山豬湖稍做休息，再走兩個半小時到臺北。途中在土地廟拜一拜保佑平安，但並不擲筊問路，有時也會稍作休息，下到水場（今涓絲瀑布）則不休息。擔魚沿路叫賣，石牌、平等里、外雙溪、士林都曾到過。回程時依照季節，換些芭樂、龍眼、橘子等水果回金山。如冬天就到新安里去換橘子，而七月時就在天母的牛稠坊附近換些龍眼。另外也有幾次是擔魚到竹子湖一帶去。

過去的日子苦，為了討生活，有什麼路子較能賺錢就會有很多人做。自然而然，陽明山也有人至金山擔魚去賣，而石門、萬里一帶也有擔魚的魚販。當時也有人至大嶺牽牛到士林賣。陽金公路開通後，便搭公路局的車到陽明山，

然後沿線走路到山仔后、天母一帶或其他地方賣，地點不太一定，那兒好賺就往那兒去。

阿財對於魚路古道重新復原一事認為不太可能，他一再說現在不會再有人走這條路，而且鋪路所需的石板也不可能由山下再扛上去。雖然擎天崗至涓絲瀑布這段已全然整頓復原，他仍是一臉堅毅地不相信。

後來進來了一名老者，姓黃名字，是中角（舊名萬里阿突）的漁夫，我們向他請教一些有關魚的問題，他說：小尾的魚才煮成熟魚或晒乾，如鰻仔、魩仔（包括二十餘種魚苗）等，而硬尾仔、目孔、四破則視捕獲大小，有賣生魚也有賣熟魚，至於大型一點的魚，則以生魚為多。一般所謂的鰻仔有四種，一種稱丁香魚，身體較黑；一種稱苦蚵仔，較大，是較常見的魚種；另一種白骨鰻仔，因身上有一白色縱帶而得名，但近來白骨鰻仔的產量少了許多，有些魚販常以外型近似的苦蚵仔來混淆；另一種烏頭鰻仔現在的產量也很少，可能與污染有關，或者被捕魩仔的漁民捕光了。以前規定農曆五月以後才能捕魩仔。五月以後大部分的魚苗已經長大可以產卵孕育下一代。然而現在大小魚都捕，於是魚苗就枯竭了。

黃先生家裡沒有船。和昨天磺港許基德先生家不同。黃先生捕魚的方法叫牽罟，也就是書上所言的地曳網。方法是在潮水退至極限時將一端的繩索留在岸上，其餘的網身、網袋與另一端繩索都置於小木船上，向外海迴繞，繩索和網隨著船的前進慢慢放入海中，再以沙測定海水不再漲退，便以螺角向岸上示意開始拉，漁船亦同時回航，形成另一股拉曳的力量。繞了一圈回來將另一端繩索交到岸上。這時潮水漸漲，岸上的二十多人分兩邊齊力拉繩直到將網袋扯上岸來。

牽罟用的網，網身兩側的網目較大，末端有個網袋，網目極小連魩仔都可以納入，網身上方有浮子，通常是塑膠製的小空球，而網身下方有沉子，過去用的是燒製的陶墜，現在是用較重的鑽孔石製成。網的前端是兩條繩索用來將

魚拉上岸來。安置地曳網時，海水淹過網身、網袋，連浮子都看不見，等網身漸漸拉近岸邊浮子就出現了。雖然網身的網目很大魚也不會鑽逃出去。黃宇先生說：網目雖大但會造成一種鏡子的效果，魚看了會怕，左逃看到網目就向右竄，到了右邊又看到網目就一直向後退，而繩索不斷縮拉，最後通通進入網袋，直到被捕上岸。牽罟的魚獲是不零賣的，要買的人就全部買。大概是這樣比較容易均分利潤吧。牽罟最好的時機是農曆初一、初二和十五到十七、十八左右。農曆初一約莫十一時開始漲潮，以後每增一天漲潮時間則慢四十分鐘，這幾天正是月球引力最大，漲退潮均大，魚獲量較多。

結束訪問之後，我們到魚市場一趟，除了想親自看看各類魚種，也想從魚販口中探些魚脯、魚乾和生魚的市場狀況。繞了一圈，發現賣生魚的都在市場內，賣熟魚的大多在市場外圍或入口處，而且很少有兼賣生、熟魚的魚販。我們向一魚販打聽熟魚的魚種，他的攤子上有二十公分長的四破魚，也有食指長的四破，也有四、五公分長的四破，但都是眼睛翻白的熟魚，另外還有些煮熟的苦蚵仔和晒乾的丁香魚。這魚販不停地說我們外地人買這種晒乾的魚最合適。再向另一魚販打聽，她的攤子上卻沒有四破，都是小魚，有晒乾的苦蚵仔以及摻雜各種小魚的一個竹篩，小魚種類不一，大小不一。我們問有沒有白骨鯪仔，她說「白骨鯪仔就是丁香」。「可是聽漁民說不是」我們回話。她不再理會我們，只繼續招攬生意。聽說市場的魚販常以苦蚵仔冒充白骨鯪仔，也許她就是其中之一。

訪談日期：85.07.09.

訪談地點：金山坑內

訪談對象：劉安 先生

來到旺枝（賴在）提到的坑內一帶拜訪昨天沒遇見的貓仔安（劉安），下午一時許到了他家，似乎是打擾他午睡，貓仔安有點不悅。不過當提及關於魚路古道時，他還是回答我們的問題。

貓仔安在大東亞戰爭末期時因物資管制，才擔魚賣，戰爭前主要是種田，不曾擔過魚，光復後又擔了七、八年。戰時因為是走私，都是步行擔魚。公路通車後才改為搭車販魚，有時也會合夥到野柳、磺港、水尾買魚，再雇車載往陽明山賣。剛光復時路沒有整理拓寬（陽金公路於民國47年重修），路上均是大小石塊，很巔簸。但為了賺錢還是得走。後來陽金公路整理重修才有車搭乘。有一回他擔魚搭車到陽明山去賣，在到了八煙兵營，那位戴墨綠眼鏡的司機，嫌魚腥味太臭，叫他下車，並將魚擔從車上摔出去。等到他擔著魚走到陽明山時，魚都快發臭了，還好有熟人以低價買去，差一點的留給畜牲吃，可是仍然不夠成本。結果這件事鬧大了，金山街有一個人，其兄為阿邦成，他的兄弟到臺北去發展，頗為有錢，回來替他主持公道，從八煙的派出所吵到陽明山管理局，不多久就沒看到那司機，也許是調職了。

光復前所走的那條魚路，一群魚販最多時有十二個人，由金山經旺枝現在的住處後面再往上走，到了許顏橋，那時橋沖壞了，而天色又黑，若須跳越大石過溪，人跌倒了還不打緊，魚流失了才是一大損失，於是他們在舊路下方闢了一條新路，越溪後直通大嶺，再到陽明山。到了大嶺，一夥人就將帶來的冥紙、香等在土地公廟供拜（回程時只用手合十拜）大家就各自往熟悉的路線。劉先生提到當時有人很愛惡作劇，當時英人媽狗仔（大油坑礦場老闆）聘請一日本人和李萬和看礦。賣魚的人都希望生意好些，會停在廟前祈拜，就有人伏在附近喊著"YAMIGA! YAMIGA!"（走私啊！走私啊！），魚販們非常害

怕，四處逃竄。劉安就曾被追過一次。他說：當時擔魚的人彼此都認識，誰在惡作劇也大略知道（可能是看磯的人）。擔魚的人嚇走後，可去撿拾遺留的魚貨，也就是黑吃黑。劉先生不甘心丟棄魚貨一路挑著擔子逃了兩、三個小時，最後才在嶺腳坪下一塊平坦的地方，躲在灌木樹叢下，也就是土名鬼坎仔附近，一直窩到天亮才出來賣魚。

他擔魚的路線過了大嶺後就往山豬湖、山仔后的方向，經崙仔埔（今文化大學）到三角埔（今天母）沿著大水管走。有時會遇到草山的大富翁吳萬水，要他挑一些青鱗仔，秤好送到他家。至於往三角埔卻沒有去士林是因為他的阿姨住在那，人脈較熟。戰爭時，生魚、熟魚、魚脯都擔過，其中以熟魚、魚脯較多。那時士林、三角埔的人甚至還雇船去金山買魚脯。所以他擔的魚，僧多粥少，不用叫賣，不一會就售完了。有時三角埔的人甚至還準備米籬在崙仔埔準備交易，用草搗割一些草，舖在米籬底，裝魚後擔到士林一帶轉賣。爲了搶得先機，各魚販趕路快走，米籬一定要墊草，否則底硬，魚都震壞了。今年八十一歲的劉安先生擔魚時才二十出頭，最遠曾擔到石碑，通常當天來回，遇到下雨才在旺枝舊厝過夜。日子久了，和各地居民較熟稔後才會不一定在哪家過夜。這段魚路因趕時間，通常都不休息。光復後所走的路線是從金山經大嶺到山豬湖，大約三個半鐘頭，再從山豬湖到山仔后、草山一帶。回程時通常都是空擔子，偶爾一、兩次才換些橘子回來，但次數很少，所以回程只費三小時。

劉先生以務農爲主，農務繁忙，並非每夜都擔魚，通常白天在市場有切到魚貨，晚上才擔魚，平日也甚少走這條路。二到三月及七至九月間魚獲量較多，他才切魚貨賣。這正符合金山冬天受東北季風影響魚船不太出港的事實。至於魚的種類，劉先生不太記得，原則上，切到什麼魚，他就擔什麼魚。

問起從前一起擔魚的人，劉先生提供了令人十分興奮的訊息。我們在七月七日拜訪的柳登文先生他似乎不很熟稔，說那位姓柳的先生叫番仔文，早就過世了。其實綽號叫番仔文的柳登文依然健在。另外他還提到高平、高榮兩人。

高平至今仍在市場賣菜，以前擔魚時，各人有各人專走的路線，高平專往竹子湖，人稱大平；高榮則往坪頂一帶。這訊息十分重要了，一直無法尋得擔魚往竹子湖方向的人。現在終於有下落了。

隨後我們來到市場打聽高平、高榮的下落。時已下午二時許，魚販大多意興闌珊。詢問了三、四位，大致知道她們家中也都捕魚，賣的是熟魚，多是一盤盤沒有分類的魚，有些魚身較寬，背上、尾上有黃色的鰭；有些魚身上有白色縱紋；還有些小章魚等等。有一攤還有三種大小的四破魚，其中最大約二十五公分左右，是生魚；中等約十公分，和較小約手指般都是熟魚。魚脯以丁香居多，我們向魚販各要了一尾丁香魚和身上有一白色縱紋的魚（可能是烏頭鯪仔），如此便可向從前擔魚的人或漁夫請教（基於某些理由，有時魚販不大願意告訴我們魚的真名）。至於高平、高榮現今的下落，高平已不賣魚而是在廟口東側小橋附近賣菜。此時天色已晚，決定下次再訪問高平。最後我們前往水尾漁港稍做些觀察。

水尾漁港確實較磺港規模小了許多，停泊的船隻也較少，港區也冷冷清清。懷著對船上設備與各種漁具的疑惑，我們離開了水尾。

訪談日期：85.07.09

訪談地點：金山中角碼頭

訪談對象：黃阿政 先生

昨天，自黃字先生那兒得知今晚金山中角的漁民將要牽罟。

下午五點多，抵達中角碼頭。只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們與一些漁夫、漁婦坐在海邊、絲毫沒有出海的跡象。疑惑中，瞥見一位穿著樸實的老人坐在木棉道的欄杆上，身旁擺了一個大螺。上前探詢，得知他便是牽罟漁民之一，而大螺是重要的道具。其功用有二：一、船未出海前吹此螺角以召集漁民（約二十多人左右）；二、放網的小船出海後，船上人員測出潮水落至最低潮時吹號角告知岸上漁民開始拉繩索。但如何知道已至最低潮？老先生回答，用沙子測測便知，若沙子投入海中，沒有前進或後退便是了。一艘放網的小船載七個人：五人划，兩人放網，其餘漁民則在岸上等訊號。

老先生名叫黃阿政，似乎為牽罟的帶頭人，負責吹號的工作，我們請他示範一下，雄渾厚重的聲音，頗震撼人。黃先生告訴我們，牽罟要七、八點才開始，我們可以先回去休息再來，但實在捨不得黃昏時寧靜悠閒的沙灘風情，便留下和他閒聊。問及中角碼頭的情形，原來中角碼頭是臺電建核能電廠為了搬運設備而建的，選擇此處的沙灘使船隻靠岸時可更穩定，避免運輸上的任何閃失。如今此碼頭已不再使用，另於西側再建一新的碼頭。但中角其實並沒有多少漁船，主要是以牽罟為主。近年來牽罟除了為漁民增加一些收入外，也成為一種觀光資源。

牽罟時間通常選在在農曆朔望接連數個夜晚，但有時白天也有。先由一漁船出海放網，船上有七人：五人划，兩人放網，其餘十至二十人在岸上拉繩。漁獲多半是些小魚，以魩仔、小卷為主，也有五、六斤的大魚（例如：白帶魚）。而大面青仔是數年才有一次的。牽罟必須在退潮時才能進行，對於如何判斷退

潮與漲潮的分際點，我們頗為好奇。除了在船上用沙子測，在岸上就看不出嗎？黃先生答說，漲潮水漸濁，退潮水會漸清，原來還有此一學問。至於要等到退潮的極限才拉繩是因為如此可借助漸漲的潮水浮力幫助以減少漁民拖網時所施的力氣。

牽罟的重頭戲在後半段，兩旁漁民齊心奮力拖住大繩，彷彿與大海拔河。我們也好奇地上前幫忙。哇！好重！這工作竟是如此費力。用力拖著。海上的紅燈靠我們愈來愈近，那是網袋的所在。至九點左右終於見到網身的浮子露在海面，這時已拉盡八根（另一邊九根）各七十台尺的繩索，收回的繩索每邊疊成三捆堆在沙灘。到盡頭處有一根垂直於繩索的木棍突出海面，接著便是網身，網目越來越密，上側綁著浮標，下側綁著石墜以免魚跑掉。紅燈終於上岸了，原來是個布質的紅燈籠，下為木板，內部點著蠟燭。

網袋裡的魚閃耀著螢光，一個個比錢幣略大。是金錢仔。真是名符其實。但一會兒螢光就逐漸消失了。漁民又自網中迅速傾出一個個看似冰塊又如果凍的東西，原來是水母。此外還有一隻河魨。但這些都非漁民所盼。挑出白帶魚、小卷，一漁婦嘆道：不知是否能一人分到一隻白帶魚？這些日子金山魚獲量大減，二十餘人集中工作一個多小時捕到的尚不足魚一簍。漁民吆喝地將船扛上沙灘，收完魚網，將沙灘上的三、四個空簍子又抬回去，我們不禁有些難過。如此費時費力卻無相對的報酬，今日有誰要做？真是令人失望的一次牽罟。走向回程的路，海上漁船和岸上人家的燈火依舊通明，手上的數隻金錢仔（鰻魚）已不再泛螢光。沙灘上偶有海防的阿兵哥以手電筒強光向我們探照幾下，時已 9 時 15 分。

訪談日期：85.07.10

訪談地點：本發建材行；頂八煙

訪談對象：柳登文 先生；賴在 先生

早上七點多，我們往本發建材行請柳先生領我們走一小段魚路，並稍微敘說當年的光景。十點左右，來到頂八煙的旺枝家。大家聊起來，話題圍繞著魚路。

柳先生說，除了魚販，也有人擔茶走這條路。從前磺嘴山下，大磺嘴附近（金山農場東側山坡）種有不少茶。在石門的坪頂這個地方有個許顏，為一個大茶農，因擔茶經過這條金山～土林的古道遇大水無法橫越，便發願修築一石板橋，橋修築好遂以他的名字稱之。戰爭時魚販開始走私倒沒人擔茶了，因鄉下人和山地人採了茶便賣給茶葉公司去賣，雇車自金山至淡水，不再走魚路了。

一點多，坐車回金山，沿途柳先生又告訴我們一些往事：在大嶺牧場未開設以前，小孩子得負起看牛、放牛的責任，幾乎無法做其他的事。一早便得牽牛去放，八、九點時再牽牛隻泡在池中，尚得去刈草到池邊給牛吃，下午四、五點還得再刈一次草餵牛，直至六、七點才牽牛回牛稠，但還得再餵一次牛，這樣一天下來孩子們什麼事也不能做，直到設立牧場將牛放牧於此，不再怕牛去偷吃別人的稻穗、蕃薯葉等農作物。一個小孩只看一頭牛，至多兩頭牛，否則牠偷吃農作物，不僅牧童被罵還要賠錢。一斤蕃薯四塊半，若要求賠兩斤便不合理。梯田的田埂若僅一個人高，一個牧童便能整片割；若有兩個人高，就得分成上段、下段地割草，有時中間地帶還割不到。在嶺頭與荖寮湖設牧場，小孩子便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看牛，而可以去讀書或做其他的事。我們問柳先生為何小魚須先煮熟再拿去賣？他說，直接冰凍的小魚，因其皮薄解凍後再煮時肚子易破，皮也易爛；而冰過的小卷肚子雖不會破，但再煮，肉呈淡白色，沒有人要，故捕獲小魚、小卷就馬上煮熟，肉色會較紅，較易販售。

柳先生隨口又說些魚的常識：剛捕獲的小卷也可以生吃，沾些芥末，既甜又好吃。另外，若是新鮮的魚，敲敲眼睛，不會移動；若已捕獲幾天或冰過，眼睛便會移動。至於赤鯨等大魚為何不先煮過呢？原來，煮過後肉便不甜了。市場上的價格：大尾赤鯨高於嘉鱖又高於小尾赤鯨，嘉鱖大約一、兩斤大小的較好，超過兩、三斤的，肉便粗了。

回到金山，到市場逛一圈，想見識一下擔魚用的篩仔，但遍尋不著，柳先生說他舊家還有，便帶我們去看，原來是一種直徑七、八十公分，高約二十公分的淺竹簍，而扁擔呢？他取出一根歷史悠久，他父親用過的扁擔，兩頭各有一小鐵環，可以卡住繩子。老先生熟練地示範擔法給我們看，還拍了幾張相片，老人家天真的笑容、挺拔的身段，真有說不出的親切。擔魚時還會帶秤，於山仔后摘三、四十片姑婆芋的葉子用來包裝，草繩於北投的市場入口有賣。下雨時還曾披著蓑衣擔魚，不過雨太大時通常沒有擔魚。回程時，若沒有擔水果則將兩個簍疊在一起較為輕便走動。我們請他補拍幾張相片之後才告別這位可愛的老先生。

訪談日期：85.07.21

訪談地點：石門鄉茂林社區

訪談對象：許永祿 先生

過去的訪問中，從柳登文先生的口中知道擔魚的途中會經過一座「許顏橋」，聽說是石門附近的茶農許顏修建的。爲了一探究竟來到石門鄉的茂林社區訪問許顏先生的孫子—許永祿先生。早上十點到達時，天空陰霾，下起綿綿細雨，但是許先生早就帶著和藹的笑容在門口等候。一進屋中便有淡淡茶香撲鼻而來，許先生端出自製的包種茶招待我們。

關於「許顏橋」，其修築年代大約在 1896 年前後，亦即日本據臺初期，修築此橋的緣由，許先生提到：當時茶葉生意好，剛摘下的茶葉經過日晒、翻炒、揉捻、烘焙等過程後製爲粗茶，再裝入茶袋中，用扁擔擔去士林。從茂林出發往竹子山方向，經過妙濟寺、三和（重光）派出所、磺溪頭，到達大嶺，然後往士林。擔到土林的茶葉有些繼續送往臺北，經過更精細的處理過程，例如：枝梗剔除、壞葉挑揀，然後篩選裝箱，出口外銷，當時大多銷往美國。擔茶的途中無可避免要經過許多溪溝，而茶袋大約有三臺尺高，如果涉水而過恐怕會浸濕茶葉，所以在最寬的溪溝（上磺溪）修築一座橋，就是「許顏橋」。許先生找了一個茶袋和一條繩子實地表演擔茶的動作，我們才恍然大悟。

許家在此居住已有一百五十二年，許先生的曾祖父於 1819 年出生，大約二十歲來臺。1841 年，許先生的祖父也就是許清顏先生，在臺出生。許家初來臺灣時，住在竹子山的山腳下，以砍柴販賣爲生，後來向更早來臺的練家祖先租地開墾，闢建茶園，從此許先生的祖父、父親便以經營茶業爲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茶葉銷售不佳，常因滯銷而發生變質的情形，日本人爲維持外銷品質，便收購變質的舊茶葉，集中在三芝燒毀，等下一季的茶葉生產後，再繼續外銷，因管制嚴格，茶品質好，外銷成長，茶業逐漸興盛，民國 23 年左右是顛峰時期。許先生的父親和鄰近的三、五戶茶農合作成立阿里磅茶葉公

司，但並沒有實際投資只是取個名號以爭取補助，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很獎勵茶葉的生產，配給豆餅當肥料，茶農又可貸款購買機器，所以茶的品質極佳，一公斤茶葉可賣到一塊多美元。包種茶銷往滿洲國，紅茶為英國人所喜愛。後來紅茶的銷路愈來愈好，為提昇品質，原本日晒發酵的過程改在室內陰乾，其他須人工的步驟也逐漸以新型的機器取代。

同時期尚有金石、阿里荖、老梅等茶葉公司，但產量最多仍是阿里磅茶業公司，金石茶業公司產量亦不少，金石茶業公司的負責人江流氓，是石門坑的人。茶業鼎盛時，石門地區茶園達八百多甲，包括草埔尾、坪林、半嶺（金山安樂園附近）、尖仔鹿。附近所產的茶葉通常未加工就擔來阿里磅茶業公司製成粗茶，然後集中運往臺北的臺灣茶共同販賣所。各地茶行再向共同販賣所購買，精製處理後外銷，當時最大的茶行是位於重慶北路上的林華泰茶行。茶葉公司紛紛成立後，開始修築沿海道路，茶葉便以卡車經由淡水運往臺北，不必再步行擔茶了。從前因沿海沒有路多繞山而行，無論往淡水或基隆步行都需要五至六個小時，若經草山往士林的路程最短，僅需四小時，於是便有這段擔茶走大嶺的歷史。

大東亞戰爭是石門茶業沒落的開始。因為戰事頻仍，無暇顧及出口，且輪船多用來運輸軍火，無法運送茶葉。光復後雖稍有恢復，但茶葉價格下降，工資又高，加上各種飲料充斥市面，喝茶的人口越來越少，導致本地茶業不景氣，漸趨沒落，現在只剩下各茶農獨立生產了。

許永祿先生在民國二十五年時，曾到茶業傳習所研究一年，阿里磅茶工廠設立後，也在其中工作了數十年，對於茶葉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平常我們熟悉的包種、烏龍其實並不是茶株本身的不同，差別在於加工的過程。同一株茶樹的葉子經過不同的處理可製造四種茶：完全沒有發酵的是綠茶，綠茶是最難做的茶，火的溫度要調在 80℃ 左右，否則維他命 C 很容易被破壞。發酵 3、4 分的是包種，6、7 分的是烏龍，至於紅茶是經過完全發酵然後揉捻，因整葉

會變紅所以叫紅茶。茶株很早就由福建安溪傳來，包括青心烏龍、青心大有、大葉烏龍、硬枝紅心。許先生另外提到兩種：山茶：多在南部，此種葉大，樹高。蒔茶仔：是直接拿茶子來播種所長出來的茶株，此種葉小，枝細，是比較差的種類。

春茶約在清明至端午的期間（新曆四月～五月左右）開始生產，須要採茶工人。金山地區有很多婦女來此採茶，十幾歲到四、五十歲都有。許先生家的茶園約有十多甲，請了二十人左右，提供她們住宿。我們曾經聽人提過「茶寮」，卻不知功用為何？許先生解釋，茶寮就是茶工廠，常蓋在自家屋邊，茶葉摘下經過日晒後，便移到茶寮內，時時翻動，使其發酵。許先生家有十多甲茶園，茶寮佔地約七、八十坪。

奇怪的是，阿里磅附近也有港口，像草里（阿里老），怎麼沒有聽說擔魚往士林、臺北販賣？原來草里港小，漁獲量少，僅夠賣給鄰近幾戶人家，沒有多餘的擔往士林、臺北。不像金山，漁船眾多，漁獲量可觀。

阿里磅這個地名很特別，不知道有沒有特殊意義？許先生說道：像阿里磅或是阿里老都是蕃名，從前是平埔族的居住地，漢人從大陸遷居來此向這些原住民租地，清朝時，平埔族還定期在金山的公館收地租，後來這些原住民被趕走，也就不再有收租的事情了。有時只是口頭約定，從這塊石頭到那塊石頭算是地界，所以石頭常常被移來移去。現在平埔族人已經很少了，只知道石門鄉有一人姓潘，可能是原住民的後代。

和許先生談得很愉快，對茶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許先生爲了今天的訪談，還特別整理一分資料：

祖 善志 生 1819 年 卒 1893 年 84 歲

公 清顏 生 1841 年 卒 1926 年 86 歲

民國 18 年 茶業改良場設於平鎮→49 年 9 月茶業改良場

林口分場→現遷坪林鄉小格頭

民國 10 年 6 月 設立茶業傳習所

民國 23 年 設茶業公司，臺北設共同販賣所

茶行加工精製交洋行(德記洋行、怡和洋行)

民國 23 年以後 各鄉鎮設茶組合，正式投資為組合員精製廠

光復後 組合解散，各戶自家製造

1968，民國 57 年 設林口茶場

告別許先生後，我們前往離許家約五百公尺的茶工廠觀看。工廠雖已廢棄許久，但環顧四周，還是有不少掛著「茶」招牌的人家，這茶工廠想必確實曾有過一段不容忽視的光輝歷史。

訪談日期：85.07.21.

訪談地點：金山金包里路舊市場

訪談對象：高平 先生

午後，我們到金山金包里路舊市場街找高平先生，他謙稱自己是當年由金山擔魚至陽明山各處去的小販中最年輕的一位，今年六十多歲，頭髮烏黑，前額微禿，面色紅潤，十分硬朗的樣子。一開始似乎不太願意談，不斷地質疑我們的目的，認為這些舊事沒有什麼價值，不值一談，可是後來又滔滔不絕，十分有趣。

高先生說，他從光復後十八歲開始擔魚走過很多路線，過馬槽經冷水坑再到山豬湖，或自後山經七星山麓往中正山方向再到十八份一帶，也去過竹子湖。如果山上沒有賣完，也曾一路賣到北投。早上六點多從金山出門，如果到北投天色晚了，就不再走原路回來。改由北投搭火車至臺北，再搭車到基隆，回到金山時已十二點。至於為什麼不從淡水回來，是因為三十多年前，基隆至金山每隔十幾分就有車，從淡水到金山要隔三個鐘頭才有一班車。高先生主要是到竹子湖賣。最初用走的，後來都是搭公路局，常因此和司機發生衝突，有的時候的水流出來（內有冰塊），會被司機趕下車。乘客也會打抱不平，認為不該收了錢又趕人下車，所以最後則合租計程車販魚。

高先生所賣的魚以魚脯為主，有的時候也賣生魚或熟魚。魚貨購自磺港，過去野柳的魚獲量還不如金山，因為金山的捕魚日比北海岸別處都多。魚脯是乾的，又鹹，所以比較不怕壞，生魚上面要放冰塊保鮮，否則變色就不好了。

以前賣魚都是用擔筐，上面再以魚篩蓋住。到了村落，村人看他蠻老實的，就讓他進去賣魚，通常以姑婆芋的葉子包魚，有時買魚的人會拿大碗來裝魚。現在馬槽雖然沒有幾戶人家，但是以前有一個硫化鐵的礦場，有些作工的人，也需要吃魚，所以常在馬槽就賣完了，如果沒有賣完再繼續前往冷水坑。

至於爲什麼有些土地公廟會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半路上，是因為有的地方有陰氣，會使原本身體健康的人到那兒就覺得身體不舒服，抵抗不了那種陰氣，所以會在那兒建一個土地公廟，保佑人平安無事，不過從前的土地公廟都是以石頭搭的，小小的，不像現在的規模這麼大。

高先生很得意他的生意頭腦，金山的魚脯較鹹，南方澳和宜蘭的較淡，而水準高的地方不喜歡吃太鹹的魚脯，如果往那兒賣就沒有賺頭，而陽明山比較偏僻，大多數人家都自己種菜，再買個魚就足以下飯了。如果今天賣魚脯，明天再去同地賣魚脯，他們才買過還有剩，自然就不會買了。於是就要換生魚或熟魚，或者換地點賣。那時大家都很節省，會說「魚脯還有得吃，不再買了。」，那就告訴他們「今天的魚和昨天的不一樣，如果各位不幫忙買完，這種魚回去就壞了，那我以後就不再來了。」反正賣生魚說一種話，熟魚又說另一種話，這就是生意人的秘訣。

高先生又透露了一個「商業機密」，他說煙仔魚可能因爲血液循環較快，所以壞得也比較快，一壞就會膨脹得像炸彈一樣，所以又叫炸彈魚。腐敗的煙仔魚有毒，若是新鮮的就沒有關係。可是一般山上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煙仔魚又叫炸彈魚，有毒，所以賣魚時如果說是煙仔魚就賣不出去，所以騙他們那不是炸彈魚而是清水巴攏。還有一種魚叫做加刺，和紅嘉鱘長相差不多，但加刺價錢很低，一斤才八塊錢，可是紅嘉鱘一斤賣二十四塊，所以就把加刺當紅嘉鱘賣，一斤可以賣到二十元，如果有人問起，就告訴他是烏皮紅嘉鱘，這也是生意人的頭腦。

接著，高先生又提到他們都很清楚漁船是什麼時候入港，所以大家去拿魚貨的時間都差不多，而且不到磺港拿貨，而是漁民自己擔到金包里街上的土地公廟來賣。然後大家就擔魚上路，彼此相互照應，依路線平均分配人數，路程六個多小時，大約在四個半小時的時候，過了大嶺，就分路線，各自選擇最近的路走。至於遲來的魚販，因爲先前已有人進入村莊，村人都買好魚了，便要

走到更遠的村莊去賣。高先生主要在竹子湖賣魚，有時候會賣給正在田裡工作的人，不過通常還是賣給留在家裡的人，每次都忙著叫賣，賣不完就要再走下去，一直賣到十八份。往十八份途中，有一個猴崁，路滑而難走，有人曾在那兒摔死。因為忙著叫賣，雖有居民向他買了好幾年魚，他還是記不得那人長什麼樣子。通常到了十八份，再繞去頂湖已十一點了，那兒的人家就會留他吃中餐，他也就把剩下的魚貨算便宜一點賣了。

高先生提到他祖父的年代，最初的魚路狀況很差，即時都是雇專人走路擔魚。他賣魚四十幾年，早先也走路擔魚民國 47 年後改搭公路局車輛販魚，只有在公路坍方或公路局拒載時才用走的。我們問他現在為什麼不賣魚呢？他說那是因為經濟改變的緣故，現在有了冰箱，魚可以保存頗久，人們開車買魚或賣魚非常方便，利潤較少，所以就不賣魚了。

高先生笑著說，賣魚即使賺得不錯，也不告訴老婆，因為女人常一起在河邊洗衣服，會邊洗邊聊，其他女人一旦聽說賣魚好賺，回去告訴先生，就會有人來搶生意。我們聽著高先生侃侃而談，透露做生意的秘訣。他對自己的生意頭腦十分自豪，說到得意之處，連有人來買東西都不理會，令我們不禁莞爾，這次的訪談就在十分輕鬆愉快的氣氛下結束。告辭高先生，我們經過一家喪葬用品店，在那兒買了一雙草鞋，經陽金公路返回臺北。

訪談日期：85.08.05

訪談地點：山豬湖菁山商店

訪談對象：邱阿化 先生

午後一點多時來到位於山豬湖的菁山商店，訪問一位久仰大名的先生－萬華（邱阿化）。商店的規模雖然不算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有的都有了。生意似乎不錯，訪談之間，客戶絡繹不絕。邱先生並未顯出不耐煩的神色，仍盡其所知為我們敘說往事。

話題自商店起，菁山商店這塊地，從前為花圃。寶胎的家在其上方附近（今陽菁盆栽園），其夫婿姓王，兩人皆已去世，現在由其孫經營。從前賣些食物，如碗粿等，供來往行人果腹。此外，不遠處之腳仔同（阿同的店），亦煮茶給寄牛之牛主喝，各地牛主趕牛至此，也差不多累了，那兒有較大的空間供其休息。

提到魚路，萬華說，擔磺與擔魚，此二者路頭同，但至嶺腳坪便分開了。他曾走過此路，但不是為了擔魚，而是因農曆四月十五日金山廟會被人請去玩的緣故。光復前擔魚的人較多，光復後反而少了，因魚貨可由車載，較沒人願意走，不過民國五十年左右，倘若漁獲豐收，仍有人擔上山來賣。山豬湖的人至金山擔魚的也有，大多擔些水果去賣，冬季是桶柑（在永福收購），夏季是龍眼、芭樂等，再擔魚回來。金山從前除了種稻很少有其他作物。過年時金山甚至有人至此擔百斤高麗菜回去，可吃上個把月。擔水果為了趕上市場賣的時間，通常晚上便得出發，路上打燈照明，一般人家的燈火以臭油為燃料，方型，四面罩著玻璃。有錢人才用磺火（內裝電土）。天母人及一些山豬湖人亦有至金山擔熟魚及魚脯（牽罟剩的），有的擔回來賣，有的自己吃，可由夏天吃至冬天。至於赤鯨等好魚，多係有錢人請專人擔至山豬湖，或逕往士林、臺北。需體力好，不能停留，並非沿路叫賣。但此類擔魚的人（如：鄭江水）多已去世。七十多歲以上曾擔過魚而尚在的，多為擔熟魚、魚脯的。東方寺再上去一

點公館里的再興便是專門擔小魚（熟魚、魚脯）。以路線而言，山豬湖擔魚脯的人多經公館里至新安里繞一圈又回到山豬湖，而擔好魚的人則至臺北。

現在魚路已有部分鋪上石板（山豬湖段），而涓絲瀑布至山豬湖間有兩處鐵管，原為水源所在，其一為公家供山豬湖、公館里使用，另一為私人的正欲收回，這兩處日據時代便有了，現設鐵網制止人進入。

陽明山國家公園

訪談日期：85.08.06.

訪談地點：山豬湖菁山商店

訪談對象：何有在 先生；何麵 女士

早上八時許，我們來到陽明山菜市場，本想訪問何有在先生，順道和他一起返回山豬湖。可是何先生早已賣完菜上路回家。我們轉到菁山商店旁，正好看見一農夫模樣的老人迎面而來，不正是何有在先生嗎！何先生習慣在菁山商店買飲料，小憩一番再回家。

因為何先生要趕搭9：50的小15路公車到士林去，我們把握短暫的時間和何先生邊走邊聊。何先生家過去種桶柑，過年時曾擔到金山去賣（桶柑又叫年柑）。何先生回想過去的情形：當時是把年柑放在籃子裡用扁擔挑著走，每趟要擔五、六十斤，半夜一、兩點的時候出發，約五小時的路程，到金山正好天亮，通常成群前往，三個人用一盞礮火照明。回程時帶一些金山的魚來賣。如果不是過年，不產年柑的時候就擔些竹筍、白蘿蔔、蕃薯到士林去賣。何先生尚未七十歲，光復後才開始擔桶柑，沿途經過的三重橋，當時是木板橋。說到專門擔赤鯨、嘉鱖的人，何先生說：這附近沒有，只有金山才有，因為這裡赤鯨、嘉鱖沒有銷路。當時嘉鱖雖然一斤僅兩元，可是有人傳言有毒就沒人肯吃了。

這附近過去都是茶園，何先生的叔公就是茶農。需要採茶的人手時，都是請村裡的婦女幫忙。何先生小時候也跟著母親採過茶，頭湖雖然有茶園但沒有茶寮製茶，通常都在自家處理，也沒有茶公司，茶販會來收購。這裡只產春茶、夏茶，冬天太冷，沒有生產。蔣茶仔是比較不好的茶，葉小，通常是留著茶籽來榨茶油，茶籽的用途較茶葉大，另一種叫種仔茶，是比較好的茶。至於茶園的主人為誰？何先生說：此地放眼望去，頭湖的大片土地都是一個士林施姓商人所有。

談到這裡，小型公車緩緩駛來，何先生向我們親切地打招呼，結束短暫的訪問。

隨後我們進入菁山商店，邱阿化先生的太太和我們聊了一些往事。她說：以前金山漁民常常牽罟，大部份是小魚，有時也會牽到白鯊條仔、嘉鱖、赤鯨、烏頭，這些都會擔來賣。小魚一送上岸就煮成熟魚，如果不這樣處理魚眼會突出。而魚脯的處理是魚捕上岸後立刻用水加鹽煮得很鹹，然後晒乾。但居民買了鹹魚後要用蒸籠再蒸過、晒乾、放入甕中，如此可以保存一年，說也奇怪，如果沒有經過再蒸晒的步驟魚脯很容易變成灰狀，不易保存。至於山豬湖的人到金山擔魚回來，人數不多，而且常只是熟魚、四破、小卷等較廉價的魚，只有公館里種桶柑的有錢人才吃得起嘉鱖一類的魚。

我們謝過邱太太後，繼續前往 99 巷訪問何清山先生。

訪談日期：85.08.06.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何清山 先生

早上十點鐘左右，來到山豬湖何清山的家，何老先生坐在門口乘涼，兩、三個孫子圍繞在四周。

提到擔魚這段歷史，光復之後便慢慢消失，到他五十多歲時便沒有再聽說了，從前擔魚，好的魚、差的魚都有，如赤鯨等好魚在戰爭以前比較多，多擔至士林、臺北等地，山上的人比較節儉，較少人吃得起，多半食用魚脯或熟魚。魚販有的是金山人，也有中途換人，也有專門請外地人。好魚大多為臺北人下訂單僱人去擔，擔至臺北魚行（舊魚市場、水產市場）。魚脯、熟魚有金山人擔來，也有山豬湖的人去金山擔回來。戰爭以前，大量的魚貨擔至臺北市場，戰爭時便到不了士林，因為在山上就賣光了。戰爭前白天、晚上都有人擔，戰爭時便只能晚上偷偷地擔。不過，戰前雖能擔到臺北，但很少有人有體力能直接由金山走到臺北。山豬湖萬華的店可供魚販過夜，住一晚約一分半到三分錢，一般魚販多在此過夜。不過萬華是光復後（民國四十一年）才來的。

至於看牛的事，以前陽明山的牛有兩、三百隻，山下的人都會把牛牽上山來請人看，黃仔匏等人開了幾間飯店，牛主會在那吃點心，等傍晚再回去。何老先生的伯父何仔健和父親何仔赤亦曾幫人看牛，一個人看七、八隻，每月每隻有兩、三元的收入。日據時代，士林役場（區公所）請人看牛，每月才18元，還不夠生活。另有潘阿風、何老亨等曾和其父一起看牛，父親死後便和何老亨看牛了。牛會四處跑，經常得到死礮仔坪等地去牽牛，再經魚路翻過大嶺回來。北部地區耕田的牛隻多半去金山買，金山地大，有許多牛埔，一些牛販目前還健在，如住在金山街媽祖廟口的黑貓仔便很有名。寄養的牛多從臺北來，最遠有自桃園等地來的，有二、三十隻。何先生很得意地說，每隻牛他都認得，都叫得出名字，而有三百頭牛。當時的牛寮今日都還在。牧牛也是有勢

力範圍的，這附近為何父與潘阿風，後尖一帶是一個姓吳的萬里人，與吳蕃蕃及其父等在磺嘴山，紗帽山附近亦有專門看牛的人。

談到種茶，山豬湖附近以前滿是茶園，吳萬水從前在這附近擁有很多地（包括文化大學），現在大多賣掉了；新安里前里長何軟來在紗帽山也有不少茶園；李仔年（李延齡），其父李春生為臺北的有錢人，曾來此買地種茶，但當時茶的銷路不佳，一斤才幾元而已，所以茶園漸漸荒廢，反倒石門一帶茶園還留著。至於這附近的茶寮有大厝地的茶寮（王金生等人）、後山的鹽館寮與大嶺土地公附近的石角仔寮，荷蘭營據說也是一茶寮。其妻與其丈人（邱查某）曾在鹽館寮工作。此處的茶僅春夏有，秋冬便無，自己收、自己烘培、自己賣，沒有什麼茶公司，茶葉用腳踩或用茶車攪，湖底有一膠屎泉（其孫現為里長）的茶寮平時便幫人碾米。何土水也曾幫人種茶，而其兄為一茶販，專門收集茶去賣。以白布袋裝茶，壓實了有一百多斤。以前茶葉是用擔的，後來用車載到臺北茶行，但茶販（如張火生、何萬枝等）的生活都還過得去。如今，此地的茶已漸消失了。

訪談日期：85.08.07.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曾登貴 先生

菁山商店再上去有幾戶人家，其中菁山路 61、62 號便是今天我們所要訪問的人家。應門的是曾先生的媳婦，她說曾先生在田裡割草，於是我們走到菜園，看見一位戴斗笠，穿膠鞋，還掛著金框眼鏡的曾登貴先生。

曾家最早住宜蘭三貂嶺，搬來山豬湖已有七代了，可以說是本地的元老。問及最早來此定居的人家，曾先生認為是清末時遷來的何姓，至於吳姓是日據時才由磺溪內遷來。李延齡等人為過去此地之大地主。以前這附近滿是茶園，也種些桶柑，茶園的分布遠至大嶺頭，許多平地人曾來此種茶，多半外銷英國等地。當時種茶重量不重質，不完全拿來喝，還用來洗澡。附近有貓山寮、石角仔寮等茶寮。至於荷蘭營，原為清兵營，但不知是為河南或者是湖南之誤。苦口的茶種有種仔、毛猴、蒔茶等，種仔的葉子較狹，比較好喝，而蒔茶的葉子較大也較圓。茶業到曾先生曉事時還有，後來漸漸沒落，以前甚至七星山、夢幻湖一帶都有茶園。茶葉由茶農處理過後，茶販來買，再銷至臺北。後來茶山沒落，改種稻，冷水坑現在種花的田地以前都曾種稻，一年僅一穫，春天種夏天收，冬天便沒有種什麼了。稻種來自日本，在此地改良過，比在來米好吃多了。竹子湖至冷水坑一帶都曾栽培原種田（生產稻種之稻田），然而後來稻米的收入不如其他作物來得好，於三、四年前便沒有再種了。這一帶自山豬湖以上住家便少了，冷水坑停車場附近以前也有人家，現在也已紛紛搬走，而從前山豬湖人也曾走路去冷水坑種田。因為種稻，本地人也養牛，春天播種之後，牛也如同外地來的牛隻一般寄養在牧場，以省人工。

話題回到魚路，這條路是溝通金山、陽明山的主要道路，無論魚的品質好壞皆經過這魚路，產量多時直接運到臺北的市場，否則便沿路賣，走到山豬湖便差不多賣完了。擔魚的多為金山人，山豬湖人到金山去擔回來的較少，自金

山到此約需三小時，再由此到臺北還要幾小時。曾先生小時候隨家人到現今金山核能發電場附近的周倉廟拜拜時就曾經走過這條路。周倉廟爲日據時期（約民國21年）所建的，地址是万里庄下万里加投字八斗坑內八九番地，據說頗爲靈驗。魚路除了魚還運些蔬菜，有些商人自臺北市場（今臺北市永樂市場）買些菜、冥紙、糖、魷魚等經此銷往金山。曾先生亦曾去金山買魚，但非作生意，純粹自己吃罷了，自金山回來，多於晚上行走，但走魚路的經驗僅止於戰前。曾先生說，這條路是昔日交通的要道，好的魚若不經由此路，便得經海路往基隆去了。此外，當時金山的人過年時會到士林買高麗菜，昔日在農曆過年時才是高麗菜的盛產期，不像現在品種多，四季都有出產。曾先生一、二十歲時也曾擔綠竹筍至士林市場賣，一次一百多斤，光復後綠竹筍集運於山仔后，由車道運至基隆。陽明山地區以綠竹筍居多，而麻竹筍較少，一戶每天收成約六、七百斤。

魚路主要的路徑爲自金山經水場（今涓絲瀑布）至山豬湖。寶胎的店曾賣些粥、飯、黑（白）糖仔糕與餅、糖等，其夫名昭龍，兩人皆已過世。另外提及山豬湖附近一棟頗負盛名的房子—李延齡的臺灣瓦厝，很可惜於不久前拆掉了。

最後，曾先生提到他十三、四歲時曾擔過礮，但一次只擔一粒，將之打成兩半，一邊半粒，比起壯年人一趟擔兩粒來得少，但也已有四、五十斤重了，一天只擔一趟，只有體力較佳的人才能擔兩趟。附近的礮坑，除了大油坑之外，在冷水坑也有，是光復後才開採。大油坑的礮油會自行冒出，冷水坑則否。擔礮路有三，一經油坑，一經瀑布，另一經雙溪。曾先生曾自冷水坑擔至菁山嶺礮棧。擔礮的人大多爲農民，於農閒時去擔，但自公路開通後便不再用人工擔了。因爲冷水坑至中湖一段開闢較早，而冷水坑至山豬湖則晚了許多，礮粒便直接由冷水坑經中湖運出。訪問至此已近中午，我們便匆匆告辭。

訪談日期：85.08.09.

訪談地點：萬里昭靈宮

訪談對象：許枝春 先生

前幾天去過磺港、水尾兩個漁港，今天來到萬里漁港。許多大小漁船停泊港內，漁民在整理捕鰻仔的漁具，他們解釋給我們聽整船的鐵籠和岸上一大網一大網繩子之間的關係。看起來有點像延繩釣法。

萬里街上有間昭靈宮，廟內一位許枝春先生，現年六十歲，掌管廟裡大小事務，小時候他家裡是捕魚的，我們請教他萬里近海的魚獲時，許先生詳細地條列說明：

魚 季	月分（農曆）	魚 種
第一季（春季）	二月初到四月初	彎眼魚（幼苗稱魩仔魚） 長大為臭肉魚
第二季	四月中到六月中	苦蚵仔（幼苗稱烏頭鰻仔） 煙仔魚（炸彈魚）
第三季（夏季）	六月中到八月	小卷
第四季（秋季）	八月到十一月	白骨鰻仔（幼苗稱魩仔魚， 十月為白骨鰻仔，十一月 時長大後稱為粗鰻仔） 少量的四破、青鱗仔，到了 十二月之後天冷了，魚也 就少了。

其中彎眼魚和白骨鰻仔的幼苗雖然都叫魩仔，但是有差別，彎眼的幼苗頭較尖，體型也較小；而白骨鰻仔的幼苗頭圓，體型大。

這些魚都是用牽罟或是集火法捕獲的，集火法第一季到第四季皆有，至於牽罟第一及第四季較多，牽鸞眼、白骨鯪仔。而小卷常在深海中，牽罟牽不到，多用集火法。許先生解釋這兩種捕魚方式：

一、牽罟：

多在白天作業，除非是夏季捕紅魚仔（又名紅秋哥）才是晚上作業。約在傍晚三到五點時觀察水面是否有「結紅水」的現象，所謂「結紅水」是指魚群在水面嬉戲，造成水花與水影，使此區海水的顏色與其他區不同，但並不是真呈紅色，不過內行人一看便知是有魚群聚集，是牽罟的好時機。一條船載網出海，船上坐五個人，分別為頭橈、二橈、三橈、尾橈，其中尾橈等於是船舵，指揮全船，在五個人中是經驗最豐富的。放網的人叫「渡口」，由三橈和沒有划槳的人擔任，船隻剛出海時放的是繩子，等到接近魚群時再將漁網與繩子相接，此時網才正式下水，叫「放網」，等於說漁網和繩子之間是可活動的，並非在岸上就固定好，船員在海上視魚群的遠近而決定何時放網。放網後岸上的人才開始拉。擁有漁網的人稱做「罟頭家」，通常不上船，在岸邊指揮。另外「罟腳」又分兩種：一種是上船的船員，一種是在岸邊拉繩的人。魚捕獲後，漁獲有一定的分配，像上船的罟腳就分得比較多，因為他們要划船、放網，有時風浪太大有生命危險，且在船駛回後也要在岸邊幫忙拉繩；只在岸上拉繩的罟腳就分得比較少。以前用大網牽罟至少需要二、三十人一起出力，現在休閒式的牽罟只用小網，約需十人即可。萬里地區已有三十多年沒有職業式的牽罟了。

二、集火網：

集火網的俗名叫「討海」，是在晚上捕魚的作業方式，和牽罟有些類似，但因晚上作業，多了照明設備：最古老的方法是把竹子綁成火把狀，讓它燃燒，後來改用磺火，再進步是用電池照明，利用小船送出去。現在使用發動機，也不再需要靠船來運送燈火，只要用竹竿綁上電線，就可將燈火送到網的上方。

另一個特點是：討海的漁船上有竹竿，平常不作業是收著的，平行收於船的兩側。晚上作業時再橫向展開，撐住漁網。

許先生聽說過在大東亞戰爭的非常時期（約民國 32 ~ 34 年）魚本來都要交漁會後再配給，但有些漁民偷留下一些走私，走山路往大坪去，繞過坎腳（當時坎腳有個派出所，為躲避警察會繞個路），行至溪底、風櫃嘴到外雙溪、士林一帶去賣，光復後就沒人走路挑魚去賣了。

我們曾在書上看過「平糶米」一詞，卻不知所指為何，許先生解釋道：平糶米是過去政府為了減少漁民的開支，把米配給農會，凡是具有漁民資格者都可以購買，這種米價格比較便宜，不過是較差的蓬萊米，許先生十幾歲時還買過平糶米。

我們對於過去漁村的染網也有一點疑問，許先生解釋：從前網是綿織料，為了保護漁網，漁民用薯榔染網。薯榔的大小如地瓜一般，一顆約有兩、三斤，汁紅皮粗，所以用類似現在刨胡蘿蔔、白蘿蔔所用的剉板磨薯榔，磨出來的汁是紅色的，由於量少且濃稠，須摻水調成 60 %濃度的染料，可以染一付大網。染網的功用是保護網避免損壞以延長壽命。漁網下水捕魚又晾在岸上晒，如此一濕一乾之間壽命會縮短，如果染過，本來只能使用十年的網，也許可延長到二、三十年。新的白色棉網至少要染七次，而且使用期間每個月還要染一次，因為下水後染料會隨著海水的浸蝕褪去而失去保護的功能，所以要定期染網。由於有此種需要，以前港邊有一專門的染網場。現今網都是不易壞的尼龍所製，也就不再需要染網，至於網的顏色，也不是薯榔的顏色，而是化學染料染上的。

現在萬里也沒有魚市場了，漁獲多拿到消費地（如基隆、臺北）去賣，有時漁獲太少才在本地低價販賣。至於魚的種類則和從前差不多，只是量少了，過去白帶魚是沿岸這些小魚的剋星，因為白帶魚吃小魚，連帶把小魚壓迫進入沿岸附近，而現在白帶魚大量被捕獲，也就影響了沿岸小魚的數量。海豚也像

白帶魚一樣是個壓迫小魚近岸的幫手。赤鯨、嘉鱻一類的魚是用放棍法在外海作業，有時抓罈的鐵網（籠子）也可以抓到赤鯨。

最後說到萬里的漁港，以前船隻小，停泊在河口，後來才改建新港。野柳是天然港比較大，萬里漁港是人工港比較小，但是萬里有利的天然條件使得過去萬里牽罈的漁獲量高達金山的十倍。許先生簡繪這附近的地形，我們才恍然大悟。北部海岸的漲潮流經過萬里附近會撞上龜頭鼻（野柳岬）使得流速減慢而形成溫流（並非水溫較高，而是水流較緩慢），隨水流而游的魚群也會在此聚集，所以龜頭鼻可以說是影響萬里漁獲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水尾與磺港雖也是以半島相隔，但半島長度不夠，所以不能形成溫流的現象。溫流形成處正好是魚群聚集處，也就是牽罈的最佳地點。

時刻已近正午，許先生說了這麼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令人興奮。告別許先生後，許多有趣的事仍在腦中盤桓。

訪談日期：85.08.10

訪談地點：野柳

訪談對象：黃杲錢 先生（歹錢仔）

今天，沿著北部海岸自萬里來到野柳，在廟口探聽一個老先生，綽號爲歹錢仔，不一會兒經由李富先生的帶領在山腰的小巷子中見到了老先生。

黃先生已九十歲，爲我們所訪問的老先生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但記憶力、口齒都還頗清晰，身體也還算硬朗。老先生平時都會坐在廟口與一群朋友話家常。

寒暄之後展開訪問，老先生擔魚的時間不長，只有戰時的兩、三年，但因正值壯年（三、四十歲）力氣不小，一次可擔一百五十斤左右，可說是個大力士，有一種捕青柑仔魚用的大石頭，一般是兩、三個人抬一個，老先生年輕時可一口氣抬兩個。戰前沒有物資管制，也不必躲警察，漁獲可划船或以紅頭（即帆船）載到基隆去賣，大多是載魚脯，到基隆約需划一個多鐘頭。戰時，爲了生活，冒著被抓的危險從事走私販魚的工作。擔的多爲煙仔魚（熟魚），買時一斤 1.3 元，魚長可達二、三十公分，每尾 2 ~ 3 斤，而金山、萬里的魚販常擔的鱸仔等熟魚則比較少，因爲野柳爲岩岸地形無法牽罟，故一般都只擔煙仔魚。至於好魚、生魚更不可能了，戰時有美國潛水艇在外海埋伏，漁船禁止出海。小卷、透抽之類的他也沒擔過。

黃先生擔魚的路線大致可分爲兩條。如果擔的魚品質較好，便趁晚上由野柳翻過山路，經林子頂、大坪、溪底，往雙溪、內湖、北勢湖，將貨切給當地的朋友，由他們再賣掉。當時雙溪、內湖一帶爲一些高官（大官虎）疏散、躲避空襲之主要地區。這些人有錢卻買不到東西，故魚比較容易賣掉，對於擔魚的人而言，也省卻了沿路販賣的麻煩。抵達士林是上午十時左右，過中午約下午二時再出發回野柳。若擔的魚較差則在溪底上方的風櫃嘴轉向坪頂到草山

（非經過大嶺牛埔）沿路賣。此時便要帶秤，當地居民會拿碗盤來裝，賣時是用姑婆芋的葉子包，較少使用月桃葉。回程還是走原路。有次黃先生回程肚子真的很餓，人家請吃東西，又不好意思拿，想找家店買點東西充飢，又找不到，一路餓到溪底，卻不小心摔在水溝邊，餓得爬不起來，有當地居民用月桃葉包些米苔目給他吃，才恢復體力。

黃先生很少從金山去，或從萬里轉往崁腳，因為此兩地皆有警察局在路旁。從大坪翻上鹿嶠坪、磺嘴山、大嶺，沿路上沒什麼人家，所以也沒走過這條路線。但曾從大埔經圓潭仔至大坪，因在頂寮買魚從那兒出發比較方便。

擔魚主要在三到五月，每天都擔，到了九月便停止，每天得換一雙草鞋。戰時走私只有熟魚，沒有魚脯（沒時間晒乾），是以籃子或篩子擔，甚至用油桶，上面鋪些姑婆芋的葉子，以避免下雨淋壞魚。當年和他一起走的有五到七個人，均不住在此地，多為溪底、大坪、坪頂一帶的人，因擔魚而認識，現在多已搬走了。草山、溪底的人也會來此擔魚，倒是少見雙溪、內湖的人。這些人去世的去世，搬走的搬走，不知下落了。擔魚回程時並沒有帶水果什麼的，黃先生表示自己愛喝酒，倒是常帶個七、八瓶酒回來，但一、兩天就喝光了。酒來自酒組合，在社子島有個酒組合工廠，生產五加皮酒。黃先生亦有被抓的紀錄，曾被關在基隆十二天，他聽說這條路也有人因為偷擔鴨蛋賣而被抓。又有一次，他與友人被某一軍營的兵查到走私魚貨，他因認識另一軍營的營長，請他寫張字條證明此魚係為供應軍營所需，才得以領回那四擔魚。

溪底這條魚路除了擔魚亦為交通、物資流通要道，白天、晚上都有人走，山上的人到士林去補些民生必需品，而沿海附近野柳、大坪的人則多向基隆補貨。過年時節，常有人經由此路擔些菜回來，如高麗菜、白菜、芹菜、竹筍等，再用竹竿懸吊起來，可以吃個把月。但為什麼不向較近的大坪買米呢？那裡不是也有種稻嗎？原來，大坪有米，但無精碾白米的碾米廠，若買回來碾太麻煩了，所以乾脆到基隆買。至於金山本地就有碾米廠亦有倉庫，精碾之後以紅頭

（帆船）運到臺北去賣。總之，野柳、大坪一帶的人和基隆較有來往，而溪底、大尖（大尖山）等山上的人則與士林溝通。

老先生又說了些往事，溪底一帶以前居民很多，以種田、種蕃薯為生，往內湖去也有人家，但現在多半搬走了。光復之後，野柳一帶的人不再擔魚，而是直接運送至基隆，戰爭走私時，捕魚的人並不擔魚。野柳的魚是漁船出海捕回，多為煙仔魚，而鯪仔、四破則不常捕獲。從前雙溪一帶還有人偷宰豬肉到此私賣呢！至於當年為何不從萬里買魚呢？原來萬里的魚大多數交漁組合，而野柳的魚是偷買的。黃老先生現在仍有一漁船—順發26號。環視屋子的四周還掛了不少獎狀呢！

訪談至此告一段落，告別這位可愛的老先生，往漁港繞了一圈，準備下一項訪談工作。

訪談日期：85.08.10

訪談地點：野柳

訪談對象：李富 先生

下午時分，我們拜訪野柳村的李富先生。李先生現年七十五歲，原來住在金山，曾參與擔魚的工作。民國 36 年後（李先生 29 歲）舉家遷至野柳從事捕魚。

他因為戰爭時被派到林口做工，對當地熟識，才興起擔魚的念頭。走的路線大致由金山經大嶺，下到山豬湖、山仔后，再轉往天母或士林，往士林方向會由石角嶺下坡，然後往林口、三重埔、和尚洲（蘆洲）、新莊等地賣魚；回程時換些東西，經過紗帽山，從草山一帶回來。李先生是在大東亞戰爭物資管制時才擔魚的，當時的漁船不能出海，魚貨只有源自牽罟，因為牽罟不需用燈；當時走私是犯法的，大家都選擇警察少或警察不易發現的路走，因此李先生不到北投賣魚（因警察多），也不走大路，而是走田埂（不易被發現）。去林口上工時，買個七十斤的鯪仔脯（因生魚擔到林口時一定壞了）順路擔去，後來才專門擔魚賺錢。約莫下午二至四時在魚夫家裡切貨，下午五時左右由金山出發，一路擔到新莊已是半夜，便在朋友家過夜，天亮則又擔到蘆洲去賣，若沒賣完再往林口賣。特別的是李先生不在草山賣，原因是草山人少，當地人又節儉；在林口、蘆洲一帶做工的人多，賣的價錢也較好。有時也會擔百多斤魚到林口，賣餘一、兩斤，就擔到林口朋友家，答謝他的招待，李先生的朋友也會揀些蓮霧讓李先生擔回來。偶而，李先生會由林口擔些粉、粉膏等化粧品，還有頭蝨藥、女裝、蕾絲、香皂、煙等物品回金山賣；甚至會轉往淡水買些冥紙，約晚上十點左右從淡水開始走，經三芝，到老梅一帶時雞正啼鳴，然後兼程趕回金山，正好天亮。若由林口回程時，則先在新莊過夜，或在林口的竹林寺過夜。

擔魚時，在家裡預先準備飯團，用乾的粽葉包起來帶在身邊，以備半路上充飢，當時沒有什麼雜貨店可以買點心吃。有時是帶著糯米炒熟後再碾磨過的米粬，餓了就加點糖、水合著吃，連去做工的餐食也只是一碗糙米飯和鹹木瓜，要吃飽實在很難。當時石角嶺的山路，雖用石塊鋪成一階一階，可是都長滿青苔，很滑。擔魚要穿草鞋，可以止滑，到了三重埔路不滑了才換穿叉趾膠鞋。至於魚種，李先生住在金山時，當地多牽罟，牽罟於五至七月間最多，春冬季沒有。野柳是天然岩岸，不能牽罟。比較金山與野柳兩地的異同，李先生說：野柳乃自然港，又沒有河流由此入海，較無泥沙淤積，港闊水深，若單論牽罟量自然不及金山；若講到出海捕魚的魚獲量，野柳就較金山好很多，野柳這幾年內已成臺灣發展第一的港口。不過野柳的船底會受海中生物的侵蝕（如：藤壺），因此每經兩個月就要入塲整理，用火將附著在船底的藤壺等海中生物燒死、刮除，然後再油漆船底。而磺港，因為富含硫磺質的海水，使船底結厚厚一層的磺，不會受到海中生物的嚴重侵蝕，只是厚厚的磺，相對使金山的船行駛起來要比油漆的野柳船慢一些。

我們還向李先生請教船上的兩樣物品。首先是一張用稻草編成的紡垂形席子，一捲捲置於船尾。原來這是用來集飛魚卵的，一張張的席子綁在竹竿上放入海中，半浮在海面上使席子下方的溫度較低，飛魚便會在席子下產卵。飛魚卵一絲一絲黏黏的，就貼在稻草席的腹面，拉上來後取下魚卵，稻草席還可以再用。採收飛魚卵大約在農曆五月底到六月底，這草席名草袋，現可在宜蘭買到。另外一樣奇怪的物品則是置於船艙上方、白色、約一公尺長狀似膠囊的物品，一問之下，才知道膠囊裡放的是一艘救生艇和六天的糧食、飲水，原來是一個大型的救生膠囊。李先生說：膠囊裡的救生艇一攤開會自動充氣，六天份的糧食放的是餅乾和寶特瓶的汽水與礦泉水，而且每半年還要打開來讓漁與港警檢查，看糧食是否過期，充氣艇的塑膠、橡皮是否黏在一起，如果沒有在船上準備一只救生膠囊，還得罰款呢。一個救生膠囊約值六、七萬元。

訪談日期：85.08.10.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郭文德 先生（黑貓仔）

到金山民生路的黑貓仔家時，他剛騎機車外出，我們到市場、廟口去尋找，後來返回他家門口才遇上他。黑貓仔本名郭文德，五官頗為深刻，他像多數誠懇的鄉下人熱切地招待我們，也盡其所知回答我們的問題。

郭先生今年六十七歲，十九歲便開始販牛，繼承祖父及父親的職業。他說當年牽牛常走的路是從金山走到八煙，再至跌死猴嶺，靠臺北縣市界處有一條小路，往上走就可以到牛埔了。由牛埔再往士林，過了圓山橋再到三重、蘆洲、新莊、板橋一帶，也曾到石牌、松山、南港、新店、泰山、五股、樹林。郭先生說：從前北山這一帶有三個牧場，在大嶺、陽明山一帶是第一牧場；烏塗窟、萬里、大坪和崁腳一帶是第二牧場；在風櫃嘴、雙溪、三角股、東湖國小一帶則是第三牧場。從萬里到崁腳，經過大坪國小可到第二牧場的鹿堀坪，再上至烏塗窟（磺嘴山），可一直到大尖山，然後通到第一牧場（牛埔）。第一牧場往士林是經過水場（涓絲瀑布）到山豬湖、山仔后，經公館里，再由石角嶺的百二崁走下去抵達士林。如果到雙溪去買牛，就由雙溪到坪頂，經竹篙嶺到達第一牧場，再循路回金山，若是從崁腳起程可經溪底到風櫃嘴的第三牧場，然後下到東湖國小。

說起當年販牛的事，郭先生喜孜孜地敘述一段段往事：

在大嶺那裡有座土地公廟，每回牽牛經過就燒些冥紙，拜拜土地公，求祂保佑牛隻走路不要發生意外或勞累過度而跛了腳，也求祂保佑牛隻的價錢能賣好一點。通常他都一個人趕兩隻牛，大部分時候兩個人趕三隻牛，第一隻牛要是很乖的牛，不會亂竄，走前面的人就趕第一隻牛，順便牽第二隻牛；走後面的人則驅趕第二隻牛，順便牽第三隻牛，大致排成「牛—人—牛—人—牛」的

行列。牽去賣的牛多是幼牛、種牛，有時牽幼牛、種牛去賣再牽老牛回來（有交換抵價的意味），將老牛賣到屠宰場。所謂的幼牛大約三到五歲，因為牛要四歲以上才經得起長途跋涉，那時路面差，有時走一步就陷下去，得將腳拔出來再走下一步，三歲的牛走個一天就不行了，至於一、兩歲的牛更不用說了。經此長途跋涉，牛腳甚至會走到流血，有時牛腳受傷勉強到了士林就不能再行進，很麻煩呢。郭先生常年販牛的經驗，知道牛的腳底內凹的較會走路，腳底平板的容易受傷，就是所謂的「壞腳路」了。郭先生又提到金山的牛較少看過車子，牛趕到山仔后之後就開始走車道，剛開始牛看到車子會害怕逃跑，習慣車聲就不怕了，也不逃跑了。走在路上牽著牛的鼻環走，牛很乖，不會橫衝直撞，也不會踩到人的腳，有時晚上趕路，人困時甚至握著牛尾，半睡半醒跟著牛走，也沒出過事。在陽明山上遇上大霧也是跟著牛走，牛的眼睛較人眼銳利，記憶又好，比較容易找出路在那裡。黑貓仔還記得臺北縣政府為幫助鄉民曾補助一半的經費為各鄉鎮買牛哥一即種牛。這些種牛大多是向他買的，當時的情形是每年補助二到四隻，這一年若輪到某些鄉鎮，下一年就輪到別的鄉鎮，而每一鄉鎮通常可分配到一隻牛種，凡是欲配種的牛，就牽去找那位得標買了種牛的鄉民。黑貓仔就曾賣種牛到林口、士林等地。種牛身價雖然較貴，可是仍然還是要下田耕作的。

黑貓仔在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才接手父親的事業。他還記得從金山大約半夜一、兩點出發，約三個小時就可到大嶺。通常到了大嶺土地公廟時天剛亮，接著是下坡路，牛也較走得動，否則牛會因撐不住豔陽天而爬不上大嶺。有時受託買賣的牛若寄在牧場，他會到大嶺，然後萬華（邱阿化）與他一同去找牛，並告訴他「喔，這就是某某人的牛」；有些牛放牧太久沒見到人，野性大了，這樣的牛就很難抓，像在死礮仔坪現還有二十多隻野性較大的牛，這些牛很機警，若在十公里遠聽到人聲，跑起來像是在飛一般，很快就躲了起來，所以常只覓到牛的足跡蹄印，卻見不著牛。從前販牛均是到金山、萬里、石門、三芝

(小基隆)一帶買牛，主要是這些靠海長大的牛，因為海風大且氣候較寒冷，當牛賣到平原較溫暖地時，牛就像灌水般，平時一年長大的份半年內就達到了。過去他到石門、萬里去買牛，將牛賣到臺北之前，他會先將牛牽回金山家中放一、兩天，再由金山經八煙上大嶺，到臺北去。家裡總維持個幾隻牛，有時買主會直接到家裡來挑牛，再趕回去。牛是農家重要的牲畜，以前他每年大約牽五、六十隻到一百多隻牛去賣。如果由三芝(小基隆)買牛，則經淡水、竹圍，在關渡要到五股，那時沒有關渡大橋，就得搭小木船約三十分鐘才能到達對岸。人在船上，牛則牽在船旁游泳渡河。黑貓仔十分生動地描述牽牛過河的情形：在岸邊時就將牛牽入河岸的水邊，船沿河岸划動少許距離，突一轉向，開始橫渡淡水河時，牛被坐在船首的牛販一拉扯就偏向且奮力往前游，有時甚至比船還快。若有兩頭牛還得分兩次帶，搭船的人與泅水橫渡的牛都得付費呢。過淡水河後，經成子寮、洲後，就到蘆洲，由蘆洲到新莊，在褒仔寮有橋可走；或由關渡搭船到五股，然後沿路到蘆洲、三重埔都有橋可走；或自關渡走陸路到北投、石牌一帶，一路走到士林，經臺北橋到三重，亦可抵達新莊。那時晴雨不分，下雨了就撐把傘，一路上也不休息。販牛的工作在每年農曆六月底農人急著種二期稻時最忙；黑貓仔很少直接由產地牽牛至消費地，都是先牽回家再賣牛，回家後再看買主需要那種牛便牽去消費地賣。

除了大嶺有寄牛之外，他知道有些新莊、蘆洲、新塭仔那邊的人會將牛牽到關音山放，大約五、六個人僱請一個人看七、八隻牛，這人除看自己的牛也兼看別人的，一個月多賺點錢。黑貓仔也曾在觀音山、八里一帶賣牛，倒是內湖沒有去賣過，因為內湖的水土足、養分夠，牛長得十分肥碩，因此就沒有賣到那一帶。至於淡水則本身亦有許多牛販，犯不著去搶生意，所以也很少到淡水販牛。

說著說著，順道提及牛的年齡如何分辨，黑貓仔說：一、兩歲的小牛，牛角上沒有環紋；三、四歲的牛就開始有環紋了，稱角花；在四、五歲左右所生

的環紋間距較大，五、六歲以後所生的環紋間距就減小了，通常一年長出一個環紋，越老的牛看環紋來判斷年紀越準，老了以後就退角，牛最老可以長到 32 歲，還有長到 36、38 歲的牛呢！小牛如果在牧場出生，因為沒見過人，野性較強，大約一歲多就用削尖的竹棒穿牛鼻，套上鐵環，小牛的野性就會收斂許多，牛隻要賣時才將繩子繫在鐵環上。不過穿牛鼻時不要在正午，還有初一、十五潮水大漲時不要穿洞，這樣比較不會流太多血。要牛耕田還得教牛，乖馴一點的牛大約教兩天就學會了，剛開始教時，將牛的軛掛在牛的脖子上讓牛一步一步走，有時走累了，牛會停下來不走，這時就將犁放淺一點，如此負擔較輕牠才願意走，等牛乖一點後再將犁放深一點，這樣慢慢才教會。黑貓仔想起民國 48 年縣政府從南部運了十九隻赤牛上來，在第二牧場停留，本欲養在第二牧場，卻因氣候過寒，牛隻死了大半，於是在當地招標，黑貓仔買下這十九頭牛，牽往第一牧場，再到草山，一路賣到臺北了。原來縣政府運來的牛是赤牛（黃牛），赤牛天性較怕冷，牛脾氣也較壞，會用牛角鬥人，如果有人惹了牠，又跑不過牠，可能會被刺傷而送命。另外赤牛的腳蹄較水牛小，不堪來回跋涉，有時要為牛穿上草鞋，讓牛能走更遠的路。相較之下，水牛的脾氣比較好，頂多用頭撞一撞人，頂一下罷了。即使如此第二牧場的吳蕃蕃有一回差點被水牛鬥死，吳受傷住院時，鄰居們帶著獵槍要追殺那頭兇牛，人走遍滿山沒找著，三天後，那牛自己失足跌到山溝裡摔死了！

聽了許多關於販牛的有趣情事，大家都非常高興，謝過郭先生後踏上回家的路。路上，他天真模仿牛的動作，那份專注的模樣不時浮現腦海，令我們一想到，就不禁歡笑。

訪談日期：85.08.12.

訪談地點：擎天崗牧場

訪談對象：邱阿化 先生

今日一早要和邱先生去巡牛。八點左右來到菁山商店，他正準備出門。山豬湖距離牧場（擎天崗）並不太遠，但是也有個把小時的路程，邱先生婉拒與我們同車，他寧願走路活動筋骨，我們只好先上山等候。

邱先生來了之後，我們一起繞過土地公廟來到一個視野不錯的地點，土名叫城門仔，邱先生帶我們指認附近的山頭。往金山方向看，是旺枝的田，在我們下方的嶺腳坪有條日據時期修築的車道，現已芒草叢生。

離開城門仔，來到土名二萬八的舊碉堡處，邱先生又告訴我們：「牛昨夜在此睡覺。」我們問他如何知道，他說道：「看牛糞便知道啊！」。看來牧牛還真是一項不小的學問。在土名吉仔牛稠的池塘附近，我們看見第一頭牛，牠正要步入池塘裡，邱先生說，牛要浸在水裡，比較涼快，才尿得出來，正說著，那牛就淅哩嘩啦地尿了起來。池水非常的臭，牛隻不飲用。這池塘的上游一個較乾淨的水源，才是牛隻喝水的地方。

繼續往前，再攀過一小坡，土名三角窟仔崙頭的地方，出現了更大的牛群。好幾隻初生的小牛跟著母牛，形影不離，時而發出如羊叫般的聲音。邱先生說，有些小牛會跟錯母牛，跟著倒無大礙，但母牛只讓自己的小牛吃奶，跟錯的小牛在肚子餓時便只好咩咩叫地尋找自己的母親了。大約四歲後母牛便可生產小牛，較強健者至十多歲仍可生育，牛的生產其實與人差不多，自懷孕至誕生大約十個月，哺乳期七、八個月，小牛喝一次奶需時十多分鐘，兩、三歲的小牛體型便頗大了，有一百多公斤。牛隻附近的草原很平整，但偶有幾塊地方草長得特別茂盛，邱先生解釋說，那是牛糞集中的地方，養分充足，草長得長，但糞味過重，牛隻不願吃食。待颱風過後，牛糞被沖乾淨，牛隻便會過來啃食這

些青草了。母牛平均一胎生一隻小牛，出生後一兩年小牛跟著母牛，直到下一胎又出生。剛出生的小牛會有胎毛，較大的成牛毛細長且色淡。小牛出生時沒有角，而成牛中，公牛的角較為寬大且粗壯。

邱先生熟練地用手上的竹杖拍打一頭牛，牠動也不動，我們放大膽子撫摸牠，也沒有什麼的反應。邱先生解釋道：這隻牛從前用刷子替牠除牛蝨，牠已經習慣人的騷弄，所以很溫馴。我們撥開牠的唇，看見下顎有一顆顆大如錢幣的牙齒，上顎卻一顆牙齒也沒有。這樣如何吃草呢？原來，牛是用下齒與上顎將草旋轉扯起，吞下後儲藏於胃中，有空時再吐出來嚼。邱先生拍打的這頭小公牛才兩三歲，乳齒還沒掉，也未穿鼻。牛的乳齒到三歲才換兩顆成齒，藉著齒數可判定牛的年齡。小牛至三、四歲才穿鼻，用鐵環圈著，不僅易牽，也使牛的野性收斂不少。小牛初次穿鼻時會流血，必須以鐵絲或鐵環穿過，否則洞仍會癒合，若穿鼻久了，洞已經撐大就不太會癒合。仔細觀察牛的身體，常會有旋毛的出現（正旋或逆旋），這是辨認牛隻的方法之一，每隻牛的旋毛分布都不一樣。再看腳蹄，每腳有四趾，中央兩趾有硬蹄，約有拳頭大，通常生長在山上的牛，蹄的前端較鈍較耐走。牛的背上常有些蚊蟲、牛蝨等，吸引鷺鷥停棲，助其除蟲，一可休息，一可吃蟲裹腹。

如今的田地多以機械耕作，這些牛隻除了少數幾隻仍用來耕田，以及一些老牛因與主人朝夕相處二十多年，主人捨不得賣，年年牽來寄養，其餘的大多是養來食用的。五、六歲的牛最適宜食用，太小肉太少，太老的牛肉又太硬，只能拿來做牛肉乾。

從三角窟仔崙頭續向西走，有一排明顯的土牆，約一公尺高，邱先生說：這是牛埕，牧牛區的界限，防止牛隻跨越逃遁而設。牛埕乃挖掘土方逐漸堆高而成，難免會因風雨的侵蝕而傾圮，故牧牛人得時常修補、堆高。

我們迂迴繞到一處土名石角仔寮的茶寮遺址。不見厝身蹤跡，只有一尺高的零碎石垣與叢生的蔓草。石角仔寮係以石材疊成，但牛埔現地並無石材，想

必昔年用了不少人工擔來。茶是很久以前的產業，茶業衰敗後，茶園荒廢，茶寮喪失了功能，石材被使用來蓋牛舍。民國47、48年工兵來山上蓋八座碉堡。建碉堡時為節省人工，又將石材自廢棄的牛舍移來使用。

巡牛的尾聲，來到牛舍的遺址，這裡是牧場南端出口，因為較為避風，九月後天氣轉涼，牛隻常往此地棲息，所以蓋了間牛舍。而今只剩下五個石製基座，是當年用來固定木樁之用。牛舍分為大隔間，設有兩個門，外圍石牆，上覆芒草，可容五至十隻牛。有時，霸道一點的牛常會擋在出入口，禁止其他牛隻進入。如今牛舍已夷平，一遇颱風，牛群只好藏身樹林躲避風雨了。

穿出牧場，往涓絲瀑布方向而行，邱先生指著當年擔魚所走的舊路面與近幾年來修補增設的新路面給我們看。舊路面的石塊較平也較規則，中間放大石塊，兩旁舖以狹長的石塊做邊，其他石塊用來填補剩餘的空間；新路面不那麼講究。當初先民以此為主要交通道路，每年還得修理整頓一番（金山與士林的人分段維修）。光復後，陽金公路開通，這條舊路便很少人走，更甯提定期維修了。

這附近有個臨時牛欄，範圍約七、八十坪，牛主欲取牛前，由牛人牽來此地暫放，以欄竿圍住，不讓牛走出。

續向前行到了土名丁枝仔芋園底的地方，另有一些牛隻棲息，因為牛主買的是萬里的水牛，怕認路又跑回去，所以集中放養於此處封閉的谷地。如此兩、三年後才會認同擎天崗的環境，不再逃跑。

我們走到土名二號橋的地方，便與邱先生分手，轉回擎天崗開車離去。

訪談日期：85.08.13.

訪談地點：石門潮來餐廳

訪談對象：楊義和 先生

今天我們來到石門，一方面想了解石門漁港和其他漁港有什麼不同，另一方面也想對漁獲往草山輸送的可能性有個確認。

大約十時許，到了五龍宮，這座廟佔地頗廣，建築雄偉，正對漁港，想必有一段悠久的歷史。進了廟內看了碑記才知道五龍宮本位於臺北市重慶北路上，並不是石門本地原有的廟宇，廟祝亦是臺北人，對石門的歷史較陌生，不過他卻熱心地告訴我們，位於濱海公路旁潮來餐廳的老闆楊義和先生對這方面很了解，建議我們可以去訪問。

於是我們來到了潮來餐廳，楊先生雖然與我們素昧平生，但在了解我們的調查內容後，便熱心為我們解答。石門的漁獲都是往金山去，集貨於基隆的魚市場，很少往淡水。早期石門人往金山都是用走的，雖然石門與金山之間有車路，但是路面是粗糙的石子路，車輛的班次少，一天只有三班，加上從前人生活艱苦，沒有錢搭車，都靠雙腳走路。在石門和金山之間有一處名為跳石，正是因為早期走這條路須跳過一塊塊岩石而得名。現行的車路是光復後才開的。過去交基隆的漁獲物以魚脯為主，其實石門的漁獲量比不上金山，魚脯大概是鯪仔、青鱗仔、彎眼等種類。除了擔魚之外，也曾有人擔小豬，從桃園經過八里、淡水回來石門飼養。

楊先生本身有一艘漁船再加上開餐廳，所以對魚有充分的了解。他說道：石門有一些特別的漁產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例如石門有大、小章魚，這兩種章魚不但在大小上不同，在分類上也不屬於同種。大章魚稱為「石居」，又分為四種，分別為紅腳、花腳、長腳、短腳，其中紅腳是最好吃的，花腳的齒舌銳利咬人很痛。漁民捕石居的方法就是趁晚上退潮時石居會爬上岸邊的老古石

（珊瑚礁）上，漁民只要拿一支竹竿往石居的頭部刺下，石居的吸盤足會自動縮起來，吸附在竹竿上乖乖就擒。至於小章魚又名「咬錐仔」，約在農曆七到十一月出產，從石門到新埔工專一帶都有它的蹤跡。捉咬錐仔和捉石居相似，在白天咬錐仔都躲在岩縫中，到了晚上退潮時爬到老古石上覓食，漁民發現後以燈一照，直接用手抓就可以了。石門附近因為珊瑚礁多，才能如此盛產。

至於蟳仔，石門也出產很多。蟳仔是用「南仔」捕的，抓上來的蟳仔要一隻隻把螯綁起來，有時候不小心手指會被鉗傷。蟳仔捕獲時會依公母分別包裝，雄蟳肉結實，甜，螯又大，價格比雌蟳好。在石門所產的蟳是花蟳。花蟳在以前沒人吃，有時漁船無意中捕獲幾隻，網拉上後馬上被打死，丟到海裡。光復後漸漸有人品嚐，到現在已是價格不菲的海產之一。北海岸的嘉鱖有特別的七星標誌（背上有黑藍色點），蛛螺雖然在鹿港地方產量大，但有土味，不及石門的蛛螺味美。一般食客公認從淡水至金山之間的海產最好吃。

從前的漁船比較簡陋，只靠羅盤指示方向，捕魚的範圍較小，多捕到龍蝦、鰕、朱鰕等漁產。現在漁船設備雖有改善，但核電廠排放的廢水使水溫升高，聚集了喜溫水的紅魷、白帶魚等，是一有趣的變化。最後提到石門過去也有牽罟，是在老梅那一帶。

談到這，我們的疑問有了解答，便向楊義和先生告辭了。

訪談日期：85.08.13.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劉貴財 先生；郭福 先生

爲了尋求若干疑點的答案，我們又跑了一趟劉貴財先生家。

沿路採些月桃葉，請老先生作示範，他熟練地如包粽子般摺著月桃葉，並告訴我們葉上表面要向外，交疊回來，否則容易凹陷。一張月桃葉約可包半斤魚，若要多包一些，則需添加葉片。最多可包二到三斤，再多便得分兩包。此時郭福先生正巧來拜訪阿財，他亦熱心指導我們。作底的第一片葉交疊回來要兩邊一樣長，第二片以上，便得一左一右不等長交疊。金山人也用姑婆芋葉包東西，因面積較大，較好包，像豆芽菜等體積較爲膨鬆的菜便非得用姑婆芋葉不可。阿財多於三重橋附近採二、三十片的月桃葉以包魚。月桃葉包魚約二十多年前便沒有了，使用塑膠袋後，有誰還要大費周章沿路摘採月桃葉或姑婆芋葉呢？

因爲劉先生有事，我們的問題改由郭福先生回答。若是擔生魚，會放些冰塊在上頭，再擔到臺北或士林市場去賣，這多爲光復後的事情，山上人要吃魚也不見得要等人擔來賣，可直接到臺北的中央市場或士林買，如石角嶺的人便往較近的士林去買。郭先生小時候曾隨著父親擔過幾次魚，但這是光復後的事，穿著草鞋，擔個十幾二十斤去賣，因珍惜草鞋，生怕穿壞又要花錢購買，從大嶺回程便將草鞋收起，赤腳走回金山。他的父親戰爭時亦擔過魚，到光復後兩年便不再擔了，路線由金山出發至土林的石角仔、芝山巖一帶，如果沒有賣完，再往天母以及從前沒有設市場的石碑，最後如果還有剩餘魚貨又折回士林附近的村莊賣。當時擔魚並未來到臺北的市場。有趣的是，士林在光復後應當有不少魚貨販賣，擔魚這種小生意若往士林跑，那裏有利可圖呢？郭先生說，只要賣價稍較街上便宜一、兩角自然有人來買。他們沒有固定地點，沿途只要有人家便停下來，直到賣完爲止。回程則帶些桶柑、龍眼、芭樂等水果回

金山。品質較差的水果可以給小孩當零嘴，品質好的才拿出來賣。郭先生家以種蕃薯維生，蕃薯不能留在田間越冬，會爛掉。五月至九月間，擔魚的回程亦曾擔三、四簍蕃薯苗栽回來種植。

我們詢問近日何時可再牽罟？郭先生不太確定，但他卻大費唇舌為我們介紹牽罟的過程。牽罟大約各在朔、望前後六天，由「罟頭」召集人手（罟腳）。放網的小船載有七人，四人划槳，兩人放網（一個人放浮子，一個人放沉子），最後那個人是押尾手（舵手）。船上通常備有五捲繩索，船一離岸就開始放繩索，再看魚群的範圍來決定繫網的時間，所以魚網兩邊的繩索長度並不一定等長，看情形而定。放網時，船上的押尾手便吹螺角通知岸上的人。在岸上的罟頭會派一人到內陸沙丘較遠處注意聽，這樣可避免潮水聲過大而聽不清螺角聲（若順風則不必）。同一片沙灘上可能有許多罟在進行作業，藉著每支不同的螺角聲決定何時拉扯繩索（白天用煙火，晚上用螺角），每罟的人員彼此約定，每天輪換不同的位置，若過了時間某罟的人員尚未出現（未將網與繩索置於船旁），他罟的人員有權替補。但是牽罟是否豐收，則要聽天由命了。

有時牽罟往往兩、三天不能回家，因為人員一旦離開再召集就不容易了，大多是全家總動員參與。所得魚貨除了先拿一點給各罟腳外，依次每個罟腳可輪流分220斤小魚，罟頭則加倍。而大魚則是販賣之後分配所得的錢，每人一分，而船上人員須冒生命危險，故得兩分。牽罟一次少說可得幾百石的魚，魚獲多時，一天往往不止牽罟一次。從前漁民一年牽罟所得較種田還多，因此都極賣力，往往魚群來了先牽罟，延遲幾天再插秧也是有的。牽罟所獲魚種，在二、三月多彎眼，四、五月多鰻仔，六、七月多巴攏，八、九月則以白骨鰻仔、苦蚶仔為主。一年之中，農曆七月前後魚群最多，為了生活也顧不得鬼月的禁忌。牽罟偶爾也會捕到大魚，但不多。漁船出海與牽罟所得亦很難比較何者為多。但捕魚的收入總是比較不穩定，故有魚抓魚，無魚則去種田（稻子或蕃薯）為這裡居民的想法。牽罟可以說是一種互利的工作，組織時每人繳一些

錢給罟頭作基金以供補網交稅之用；罟頭所獲雖較多，於每年端午、中秋等日子亦不忘請罟腳吃頓飯，以資慰勞。

我們記得上次牽罟時，曾見海上漂浮一只紅燈籠，郭先生解釋，這是提醒臭油船（汽船）經過時勿太靠近，以免螺旋槳攪到罟網所作的訊號，四周有遮護，內燃蠟燭或臭油火、磺火、電燈，被風吹熄的機會並不多。若天色還亮（黃昏前）則不需這紅燈籠。魚捕上來，立即分配。沙灘附近設有一寮，可在此將小魚煮熟，或由女人、小孩將魚擔到家裡再煮。總之，小魚若不趕快煮熟則魚眼珠會突出，不僅難看也容易壞掉，便不能賣得好價錢。小魚分批放入鹽水中煮，數批之後，水分漸少，需再加水加鹽。四破等大魚便得花一番工夫，先用鹽醃一陣子，等水分滲透出來約與魚同高，再放入鍋中煮熟（鍋中是否放鹽，視醃的程度而定），最後以魚露洗去多餘的鹽粒。在處理之前都得洗淨牽罟上岸時魚身所沾的沙子。煮熟之後，更得小心用筷子夾魚，散舖在蓆子上晾乾，不可損壞魚皮。

郭先生又說，從前魚獲多時還常脹破魚網（新網亦然）。以地區而言，北海岸一帶的魚種大致相同，但石門的魚獲量較少，且沒有牽罟，只有靠漁船出海，故戰時走私的可能性較小。金山地區所產為紅色嘉鱖，其背上有七星（七個黑藍色點），為延繩釣之大宗漁獲。至於所謂的烏皮嘉鱖，多來自澎湖，顏色較深，也沒那麼好吃，一般而言冬天產量較多。

離開劉家，郭先生請我們到他家中坐坐聊聊。我們在郭家坐了一陣，便告別這一位熱心的老先生。

訪談日期：85.08.27.

訪談地點：磺港

訪談對象：許基德 先生

再次來到許先生家，為理清一些疑點。一個多月未見，許家房舍已差不多完工了。

談到魚路，自金山到士林，自然得經過大嶺，而若從石門出發，如何抵達北投呢？由許先生的敘述，歸納如下：

石門 → 阿里磅 → 草埔尾 → 阿里荖 → 金山大路 →
八煙頂（不直接經八煙） → 後山 → 竹子湖 → 北投

在八煙之前，係走亞洲山城的小路，沒走水圳，到了大嶺的土地公廟時，只合掌拜拜，沒有燒紙錢（因為沒有火柴）。抵達山豬湖前，會在水場（涓絲瀑布）稍作休息，那兒沒有人家，直到阿同（腳仔同）的草屋才喝點水休息，為了趕路，並未停留許久（到時已快天亮了）。光復前擔魚一趟下來可得十幾元（十元可換一斗米）。現在已不走魚路，魚貨皆運往基隆。

比較磺港與水尾，老先生不斷強調磺港較好，漁船多，魚獲量大，雖然兩處的魚種與地質皆差不多。

訪談日期：85.08.28.

訪談地點：山豬湖菁山商店

訪談對象：何炳辰 先生

早上十時許，來到菁山商店，本想請邱阿化先生領我們尋找河南仔營的舊址，並將範圍定出，但由於昨夜陽明山區下了不小的雨，邱先生擔心沿途芒草濕漉，穿行其間我們受不了，遂一個人上擎天崗看牛去了，我們只好打消原有的計劃，期盼別的好日子。但在菁山商店卻有個意外的收穫，遇到一位七十九歲的牧牛人—何炳辰先生，在訪談的過程中陸陸續續有四、五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也加入，看他們興緻勃勃談起當年的點點滴滴，過去辛苦的生活如今聊起彷彿都是美好回憶。

何炳辰先生在公營牧場成立之前便已看牛，稱為「看小稠仔」，十來歲開始牧牛的工作，當時山豬湖的老狗、何吉、老煙、何赤、吳明燈也是私營牧場的牧牛人。記得上次邱阿化先生帶我們走擎天崗時，曾提到「吉仔牛稠」，原來就是阿吉所蓋的。當年看牛一年分兩期，是配合農作時間，這個制度在公營牧場時亦承襲下來。農夫第一期稻作犁田後，牽牛到牧場寄養，等到收割後再牽牛回去耕作第二期水田。寄養的費用是按期計算，一期兩塊半。至於牛隻的來源分布很廣，三重埔、金山、萬里等都有。

擎天崗牧場的前身是茶園，有一處「細腳柚子寮」位置在三角窟仔底，曾植有兩棵苦柚樹（這種柚子很苦，要放久才好吃）。另外有兩個茶寮：石角仔寮、花條寮。花條是人名，姓何，當時流行一句話「要吃去花條，要燒去石角仔寮」意思是說花條寮的頭家請工人吃飯時非常大方，而石角仔寮大概有很多女工，許多人藉故前往搭訕。以現在的遺址來推斷只能模糊地說，石角仔寮在吉仔牛稠的下方，而花條寮位於吉仔牛稠的上方。

光復後的七年間，公營牧場停辦，這段期間只剩三、四人又重新私營牧牛，

後來陽明山管理局再接管牧場。山豬湖、大嶺一帶屬第一牧場；臺北縣荖寮湖屬第二牧場；雙溪屬第三牧場。日治時期牛隻最多達一千三百多隻，一個牧牛人約看一百五、六十隻牛。李豬母是光復後第一任主任，其下有三個事務所、三個監督、共十一個牧牛人，牧牛人並沒有分區，三個牧場輪換，牧場並無特定的獸醫，有事才請。以前看牛時，如果去比較偏遠的地方就帶便當，如果近處就回事務所吃飯，當時配給一些現在市價頗昂貴的鹹鱸魚。今日的事務所是早先蓋的，離開這個事務所約五十步距離，有一間較大且晚近才蓋的事務所，可住宿與吃飯，不過反而荒廢傾圮。冬天，牛主都將牛牽回家飼養，這時就是牧牛人的假期，但依然有薪水可領，一年的薪水共十九塊半，算是不錯的收入，所以當時傳言「看牛比收租好」。

以前牛隻都有牛籍，上面寫著牛主的名字，牛的特徵，另有牛隻指定書等。牛角上還要烙印，牛角隨著年齡的增長有「退角」的現象。所謂「退角」是指牛角上的花紋隨著生長不斷往尖端推移，漸趨模糊的情形。十多年前尚有牛籍，現在大概只有士林區公所才有存檔。以前的人是不殺牛的，即使老到不能再耕作也捨不得殺，常常寄養牧場直到老死。死後要抬到山豬湖上方的牛塚去埋，抬一隻牛大概要四個人才行。

問及以前這條金山大路是否有住家時，老先生們想到大嶺土地公廟旁本來有一戶人家經營商店，但因經過的人太少，最後無法生存，於是搬走了。倒是在大嶺腳下有務農的三兄弟：嶺腳全、嶺腳炳、嶺腳英，嶺腳全就是旺枝的父親。近過年時，旺枝會到士林買菜，一早出發，到士林買好菜已是午時，再走到山豬湖天色已暗，有時會在何清山家過夜；如果山豬湖的人家要到金山街上拜訪親友或參加廟會，回程時也會在旺枝家休息，彼此照顧。

我們還詢問幾個地名，大嶺附近，關著萬里牛隻的地方他們稱作「丁枝仔芋仔園底」，因為從前是丁枝仔種芋的所在。「後尖窟底」則多放牧臺北縣的牛隻。時近正午，一位先生突然離開趕搭小 15 公車，其他人也就各自回家了。

訪談日期：85.09.04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何清山 先生

今早我們又到菁山路訪問何先生。見它他仍一人獨坐庭院乘涼，雖體力稍虛弱，但仍一臉歡迎。經過幾次討論後，我們找出幾個疑點，希望他能為我們解答。

關於牛的問題，何先生說：他的伯父和父親都曾看過牛，從後尖到嶺頭一帶，父親何赤主要在嶺頭這邊，伯父何吉則在後尖一帶，當時稱“看大稠”，看大稠即為放牧型式的牧牛，一位牧夫通常看三、四十隻牛，至少也看個一、二十隻。牛都放在山上自行吃草，牧夫約一個月點一次牛，而每隻牛的寄養費約兩元半至三元不等，一期約二至三個月，視牛主的農事而定。另有一種看牛的方式稱“看小稠”，是由一人專門看顧一、二隻牛。這一、二隻牛不放牧，牧夫須自行割草餵食或終日陪伴。看小稠的一頭牛一期可賺十多元，但以總收益來看，看小稠其實利潤頗低，因此多為“老歲工仔”，賺不了多少錢的。只有較富裕的人家，較為珍愛、值錢的公牛才請人看小稠。

我們在 56 ~ 76 年間陽明山牧場的資料中發現寄養在第一、三牧場的牛隻以母牛為多，公牛只是少數。何先生解釋，由於平地的土質較硬，較難犁，需要力氣較大的公牛，因此山上的母牛生了公牛都賣到平地。山上的土質軟，以母牛就犁得動，加上母牛可生小牛，經濟上有附加價值，因此山上人多養母牛。初春來到，山上人常將母牛、小牛放入田中將土踏爛。

何先生提及幾個看牛的人。有位綽號老狗的前輩，因沒有工作也代養一、二十隻牛賺點錢。另外如桐仔、何勇、菜窟仔勇也看過牛，還有紅毛仔子、住在百六戛的賴貓仔，住在北投的臭角仔。賴貓仔、臭角仔從前是在大屯山看牛的，大屯山的牛多是從三重、蘆洲一帶來的，後來大屯山不能看牛了，牛才趕

到大嶺第一牧場寄養。還有個綽號叫番婆的人住在三角窟仔。何先生笑道：他之所以叫番婆是因為有段時間日本人在擎天崗附近栽樟樹請番婆看顧，那時如果放牧的牛踏進樟樹苗圃裡，每隻每次罰 2 ~ 3 元，罰得很兇，因此人們叫他番婆。

關於茶，87 歲的何先生知道的也不少。何先生的丈人原是桃園八塊厝的客家人，為士林人賴兼才（鹽館平）所僱用。清末由嶺頭經七股到摸乳巷的廣大區域都遍植茶。鹽館寮是一間茶寮，何先生的丈人邱仔菜當時就住鹽館寮幫鹽館平掌管製茶事務。當時設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茶寮，有些曾為土匪簡大獅的巢穴。雞心崙的河南營也曾蓋間茶寮。也有茶寮兼住家的，比方說鹽館寮又稱後山寮。另外，紅樟仔湖、摸乳巷也都有茶寮。

關於山豬湖附近茶園的發展，何先生說，頭湖的茶園原是一稱青番的人所擁有，後來施姓人來此霸佔山地，於是對簿公堂，施姓找到老井（何井）做證人而勝訴。到日據末期，李春生家族也到陽明山區買地，並請人幫忙植茶。各茶農採收的茶葉稍晒過後就由茶販擔去製粗茶，再運至台北茶行製精茶。

訪談日期：85.09.06

訪談地點：石門尖仔鹿

訪談對象：江阿塗 先生

上午跟隨許永祿先生看了些茶園，但仍有些遺珠之憾（如蔴茶、竹葉烏等），聽說尖仔鹿這一帶，以前也曾種茶，至此尋找茶的蹤跡，沿著一條小路，行至盡頭，不見一株茶樹，只有順路瓦厝內坐著一對老婦，上前詢問，於是展開這次訪談。

尖仔鹿以前的確有很多茶園，茶工廠亦不少，到了採茶時期，常有 20 ~ 30 個工人，日夜趕工，得好幾天才能忙完。最初茶葉運送至外國，較不重視品質。無論晴雨清晨開始採茶，至天黑才休息；後來，開始重視品質，只在晴天的早上 8、9 點 ~ 12 點與午飯後下午 2、3 點這二段時間採收。茶葉怕潮濕在陰雨不易乾，翻動不勻會有臭味，甚至底部有蚯蚓藏身。故晴天的中午前後為採茶最佳時機。採收之茶，又得馬上處理炒熱揉捻、烘焙等工作得一次完成，若採收之茶不處理因天氣熱，幾個小時內會變紅、變老，像枯葉一般，便不好了。過去採茶的茶簍較大，可裝 20 ~ 30 斤，故採收時只揸一個，用雙手採，不時將簍中茶葉壓實。昔日採茶重量不重質，常一心 5、6 葉，粗製工廠便得請人將老葉、木梗剔除，但是亦有人較偏好，專買葉梗泡茶呢！茶樹五、六年便得砍一次老枝，如此新發的枝條會更好、更香。如竹葉烏、硬枝紅心等，可採較長的枝條（一條 5、6 葉），但如種仔茶，便得遵守二葉一心的規定，採茶時需建茶寮供茶工（多為女人）吃、住、休息與製茶。茶寮為一無隔間之大房子，有時茶工累了，躲在茶堆裡休息，甚至老板也找不到，茶葉盛產時連北投再過去的石牌，也有人來此採茶，而今此地沒落了，只能說有些年紀較大的女人，仍會到石槽的地方去採野生茶葉。這種茶寮（茶工廠），尖仔鹿有二間，一為台北人來此合股經營的，另一為詹仔忠私人開的，規模較小。石門那間為江仔流氓開的，尖山湖那間為江宣宏開的，另外還有一間為陳石頭開的。

此處的茶，以竹葉烏、硬枝紅心、種仔、蒔茶爲最多，其中最好的品種爲硬枝紅心，竹葉烏算中等，蒔茶的品質便很差了。但以前人有什麼茶，便種什麼，不考慮品質，也不去想如何改良。況且，在尖仔鹿這裡種茶只能算一種副業，農閒時結束，不像茂林等地專門種茶爲業，較注意茶種。

粗製的茶葉，品質較佳的會交到農會（在老梅）集體包裝，較中等的，便自己送至台北茶行，早期靠人工擔運，穿草鞋，由富貴角尖仔鹿翻過土地公嶺經尖山湖、二坪頂（應仔鼻山），再經過竹子山，便到北投（由竹子山下至北投這段路很難走，連猴子都跌死），在北投便有車子到台北。擔茶時早上 1、2 點便得出發，回程時點電子火（電石）回來。這條路，也是走私時所走的路線。石門的人過去走私豬、雞、鴨、蕃薯、魚等物，均是這樣走。像春來他叔叔以前專門殺豬走私去北投賣，賺了不少，對這段路，春來最清楚了，車子普遍後物品便由車子載運。

石門爲台灣最北之茶產地，茶園和梯田不同之點是：茶順著山坊種植，梯田得開墾成一階一階的田。石門的東北季風強，故需種樹爲林以防風，如相思樹等，但相思林又不能種得太寬，因爲如此茶園便小了。尖仔鹿的茶所以荒廢，肇因茶業不景氣，茶工廠倒閉，茶農採茶無處製作，便漸漸荒廢，不像茂林那兒是專門種茶，自己能處理茶葉，直到現在除了茂林社區還留有一小部分茶園外，其餘地區多已荒廢。至於金山原以種田和漁業爲主，茶甚少，即使八煙附近亦不多。

尖仔鹿的牛在農閒時只需放至附近山上便可，不須送至大嶺牧場，在五月初天氣熱，放牛需找有水處，讓牛消暑，九月後，天氣轉涼，只要有草的地方便行。這種地方海風大，作物種不起來，但幸好第二期農作秋天便收成了，強烈的東北季風倒不會造成大的傷害。10 月後至次年 1 月海風雖甚強，此地人忙著過年，且等待春天來臨。

石門爲岩岸之漁港，無法牽罟，走私時又只能擔些熟魚、魚脯等牽罟之魚獲，那麼，此處是否也有走私呢？江先生回答，石門漁港的確沒有牽罟的作業，但附近老梅向沙灣便有牽罟。石門本身是由漁船以焚寄網捕得沿岸之魚。三艘船爲一組，一艘點燈火，聚集魚群，另二艘則負責拖網，魚群進網燈便關掉，將魚網拉上，魚獲量可不少呢！且較牽罟魚獲乾淨，沒有沙。捕獲的小魚，照樣煮熟製成熟魚或魚脯擔去賣。在石門沒買到魚，也會到金山買魚，在金山買魚，便直接出發，不再繞回石門了，走私雖然辛苦，危險被抓到不僅受罰，還得沒收走私物品，但是，若交給漁會一斤魚只能換得 2 ~ 3 角，若留下自己賣，可賣 1.2 ~ 1.3 元，擔至陽明山等地賣，還可叫價更高（2 元多），即使到金山買魚，再擔去賣，還是有得賺。自石門出發，經土地公嶺、尖山湖，那裡有座小小的土地公廟。石門當地固然可賴漁船取得魚獲，但戰爭時漁船不能出海，那來的魚獲呢？戰爭末期，戰爭前期船管制並不太嚴，也是可以捕魚的。

除了擔魚，江先生亦曾擔雞去基隆賣，一次擔個 60 ~ 70 斤（約 20、30 隻，當時的雞較小），一早吃飽飯後，餵飽了雞，帶著便當上路，中午不餵雞，至下午 3、4 點到了，才再餵一次，擔雞的有些爲自己擔，有些則爲雞販請人擔。路線是沿著海濱，經草里、噴水、跳石、金山、野柳、萬里、八斗仔至基隆，其中，於野柳、萬里間，有一神主嶺，非常陡峭，爬時需攀扯繩子，一群人互相合作，才越得過去，有句俗話說，“過神主嶺，不想母子”可見其險峻，自顧不暇。不過，那兒倒是戰時躲空襲的好地方。

時間差不多了，問江先生附近是否仍有竹葉烏、蒔茶等昔日茶園的蹤跡？江先生感嘆道：附近的土地已被炒地皮的人買去，但也未見好好利用任其廢棄，昔日光景已不再了！

離開江先生轉去尋找二坪頂的土地公廟，便踏上歸途！

訪談日期：85.09.07.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黃阿政 先生

我們再度來到黃阿政先生家，今天帶了沈世傑老師編的台灣近海魚類圖鑑，請黃先生再確認一次。這次黃先生不僅指出我們尋覓已久的盍床，還清楚的解釋焚寄網的作業方法，因為光只看「台灣的漁具與漁法」一書，實在有太多的疑惑。

焚寄網俗稱繒仔，以前一次出海作業，須三艘漁船（俗稱大槽繒），比較小而且載燈火的船稱為「火船仔」，船上有兩個人，其中一人俗稱火掌，是所有出海人員中資格最老、權力最大，他負責觀察魚群的出沒，一旦發現魚的動靜，打信號給其餘兩艘船，信號沒有固定的形式，只要在岸上大家商量好，是青是紅，或是閃幾下就可明白，另一個人負責划槳。其餘兩艘船也有特定稱呼，分別稱「罟母」及「罟子」，「罟母」需五個人，為放置漁網的船隻；罟子需四個人，上面無魚網。「罟子」和「罟母」是同步作業的，魚獲先裝在「罟子」，待「罟子」裝滿再換「罟母」，如果再裝滿才放到「火船仔」。不過也會有捕到的漁貨，多得令三艘船全載滿還裝不完的情況。

焚寄網的作業順序：首先火船仔先出海，接著罟母和罟子也出海，火船仔是單獨行動，罟母和罟子則在一起。等到火船仔探視到魚的動靜，打信號給罟母和罟子，於是兩艘船慢慢靠近並排，和火船仔保持約 20 公尺的距離。此時罟母開始下網，待網完全下水後，再將另一頭交給罟子，兩艘船斜前移動，使網完全張開，如畚箕的形狀，此時火船仔慢慢前駛進入網心，待魚群跟進網後，罟母、罟子一齊收網，此時火船仔迅即調頭，船尾越過浮子出網，船首燈火仍在網內，最後用圓形的長柄小網網將魚撈起，這樣便完成繒仔的作業。繒仔都在晚上作業，整夜都用此法抓魚，魚獲數量極多，所捕的魚種有巴浪、四破、小巷、鰻仔、臭肉和小尾煙仔。至於大尾煙仔不受火的引誘，所以捕不到。民

國 40 幾年時，曾有一次捕到大量的鸞眼，船隻差點翻倒，船上的人趕緊把網鬆一些，捨棄一部分的魚，才能再拖起，繒仔是昔日就有的漁法，最早是用竹火把，後來改點臭油磺火，最進步的是使用發電機，因為一直進步，現在的繒仔只需一艘船就可獨立作業。

一艘船作業的繒仔，俗稱凸仔繒，比大槽繒還晚出現（約民國 40 幾年才有）。船小的話，竹竿要分別放置在船首、船尾，如此張開寬度才夠。現在大型的漁船竹竿是放在近船尾的兩側。船上最先將 5、6 盞強燈打亮，畚箕型的漁網利用網上勾鉤子，可彼此相接束合，待魚群漸漸聚集燈旁時，慢慢撒網，再將燈一盞一盞熄掉，利用最後單獨的一盞燈將魚群誘入網內，然後收束。以前收網用人拉，船上至少有 4、5 人，現在用起網機絞扯，當漁網的收口縮小，以圓形的長柄小網將魚群撈起。

黃先生提到過去沒有冰塊，都是用鹽保存。魚捕起後，連魚篩一起下鹽水煮，再用魚露淋魚身，不可用清水，否則魚容易壞。

今天，收穫良多。黃先生詳細的解釋，使我們對昔日的漁法更加了解。臨別黃先生還謙虛的聲明懂得不多，建議我們去漁業試驗所詢問。對我們而言，得到的可是漁業試驗所沒有的知識。

訪談日期：85.09.08

訪談地點：萬里大坪

訪談對象：吳蕃薯 先生

下午我們拜訪吳蕃薯先生，但他不在，只遇到吳太太，她說已在大坪住了20多年。吳先生以前曾經放過牛，也種過稻，現在不種了，只種蕃薯。蕃薯是紅心，紅皮的，直接銷給農會。

過了一會兒，吳先生回來了，寒暄之後，他告訴我們這裡都擔桂竹筍去賣，並不擔銷路不好的綠竹筍。桂竹筍的筍殼還可以用來包肉粽，麻竹筍的葉子則用來包鹼粽。

接著談到以前擔魚的事情，他談大東亞戰爭之前便有人擔魚，戰爭時也有，一直到光復後就沒有擔了。戰前是公開的，警察不會抓，並不需躲警察，戰時是偷擔，大部分是熟魚或魚脯，戰前偶而會擔生魚。爲了避免生魚壞掉，都是魚一進港就馬上擔去賣，利用晚上沒有太陽時走路，魚比較不會壞，至於路線方面差不多是：

[]
 | |→溪底、崁腳→內雙溪
 | 萬里、野柳 |
 | |→大坪、鹿堀坪→後尖→鐵皮屋→牛埔（大嶺土地公廟）
 []
 []
 | 磺港水尾、金山 |→八煙→陽明山
 []

戰時因爲萬里種田的人較多，警察常注意，因此要從萬里→金山→八煙過

去。傍晚時到萬里，野柳偷買魚→金山→嶺腳→陽明山，剛好天亮，賣完趕快回去，深怕會碰到警察。至於要走溪底還是轉往鹿堀坪，就要看內雙溪好賺還是陽明山好賺，如果決定走溪底的話，就不到大坪來。

從萬里→鹿堀坪（2～3小時）→鐵皮屋（40分～1小時）→大嶺土地公廟（1.5小時），經過派出所時燈要熄掉，靜靜繞過去，因三更半夜警察也在睡了，只要不吵醒他們就沒事。不過戰爭時期偷擔魚的人還是不多。如果自己想吃魚，就到萬里去幫忙牽罟，以腰拖繩子，幫忙牽一次大概可以分到2斤魚，如果警察發現就說是新來的助手，分一點回去吃，因為牽罟截到的魚照例都要交給漁會配給。

這一條路除了擔魚以外，還有人擔筍子、豬肉，至於雞鴨則比較少，因為大坪的人家通常都有養雞、鴨，只需偷偷殺來吃，不需去買。戰爭之前，可擔物品的種類更多，尤其過年辦年貨時，常有人擔各種東西來大坪賣，像是高麗菜、白菜、桶柑等等，甚至有人扛得走不動，竟將生的高麗菜直接剝來充飢。

在風櫃嘴那兒還有一條往內湖的路，一大早天微微亮時就出發，從埕腳至內湖需走4個小時，再到士林賣，回到家都已晚上了，走一天的路，十分辛苦。

當年生活極艱苦，想吃魚得自己去幫朋友牽罟，聽說剛光復的那一陣子，甚至可用一隻雞換一棟房子。

吳先生還說，以前陽明山牧場養了幾千隻牛，分屬三個事務所：大坪至金山是第二事務所。

內湖至風櫃嘴是第三事務所，還有第一事務所是在大嶺。以前大嶺原有許多樹木，可是為了養牛，都被砍掉了，發出的芽也被幾千隻牛吃光，踏平，並不是因為風大，才變成今天的模樣。而芒草開花時還要把花拿到新開的空地打一打，讓種子撒布，長出芒草來給牛吃。吳先生的父親當年便是專為牧場從事砍樹除地、撒布芒草這樣較易的工作。

過去母牛生小牛，還要報告獸醫，至於黑牛則是日本來的肉牛。水牛通常去金山買，有些牛販會一大早就牽牛到暖暖、四腳亭那兒去賣。牛主在冬天前會把寄養的牛牽回去，不然牛在大尖山會凍死，回家以後隨便割些稻草畜養一番。

大尖與大坪的人會做米籬，通常是男人做，會有外地的人來買，湖底與山豬湖的人也來買過，一個人可擔4、5個回去，來買米籬的人大部分是因為不會做，少部分是因為村落附近沒有桂竹。

另外這兒從前還種茶，種茶的地方就沒有竹子，茶葉盛產時會有幾百個婦女幫忙採茶，這個時候則不去擔魚，因為如果不趁早採，那茶就會老了，要等茶葉生產告一段落，才會再去擔魚。在大尖山那兒有一間茶寮，炒、烘以後，會有茶販與茶公司來買。光復之前，茶公司倒閉，再沒有人來收茶，所以就不再種茶了。這裏的茶，因為水份太重，茶質不好，比不上別的地方出產的茶。

吳先生的祖父由後尖搬到大尖再搬到鹿堀坪，鹿堀坪曾住20幾戶人家。和吳先生、吳太太相談甚歡，直覺來說有妻子、兒女陪伴身旁的老先生，脾氣都蠻好，可見老伴的影響還是很重要的。

整理日期：85.09.17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李龍洲 先生

今天，我們將四年前訪問李龍洲先生的資料整理出來，作為參考。

金山以前在海邊牽罟是捉小魚，也有四破魚，至於「放緝」是捉較大的魚，像赤鯨，早上放，晚上收回來，用魚篩盛著，一個人可以擔2篩。（赤鯨是生的，四破魚是熟的），拿去給一個叫李新才的人量，公量就是大隻的秤，只有他一個人有，量過以後，他每篩會抽一隻魚，就是像魚會那樣，但這是私設的。

因為金山的人比較節儉，都吃小魚，所以這些生魚、大魚在金山賣不掉，要擔到士林、大稻埕去。從三重橋的山腳小路進去，上大嶺之前有一間店，在那兒休息一下，再到大嶺，土地公廟旁的一間店休息一下，然後經過瀑布抵達山豬湖，翻過橋，走下石角仔嶺，在士林車站坐車，到達台北車站，再走到大安。從金山到士林大概要走6個多鐘頭。

李先生從民國38年～49年期間當金山鄉長時，還有人在擔魚，大多都是2個人一起擔，而不是一群，因為魚沒有那麼多。早期擔魚的人都用火油燈，叫做臭油燈仔，外面是玻璃，裏面有一個盛火油的容器，點起來很暗，只看到一些影子，到了日本時代末期，戰爭的時候用的是磺仔火（電土），這種燈點的時候不會臭，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點這種燈時，四周不會有蚊子，可是清理點剩的渣時會臭。（擔魚的時候，一手拿燈，一手拿扁擔），一直到民國52年左右才沒使用磺仔火，改用手電筒。

除了擔魚，也有人擔硫磺至金山，再由磺港坐船到士林。這是有個英國人，大家稱他「媽狗仔」，就是林文仁的父親，那時整個陽明山硫磺礦都是他的產業公司叫做德記。李先生並不知道清朝時硫磺有沒有管制，但是在他的年代並沒有管制。

還有人到竹子山上採竹筍，以前女人都不敢去，因為竹子山上有猴子和山豬，但是現在比較少了。李先生 11 歲時曾和家人一起上山，在山頂（現在雷達站附近）看到一個大鐵錨，上面還有鐵鍊，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有人推測可能竹子山以前是海底火山噴發出來的，但據地質學家推測，竹子山的造山運動應該是從一、二百萬年前～四、五十萬年前停止，那時候有人的存在嗎？而且打鐵錨的技術也不是古時候的人能做到的，大約得到宋朝時才有可能做得出來，又不可能是人抬上去的，因為光要空手爬上去就蠻難的，何況要挑著那隻大鐵錨；這個鐵錨現在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中，是一個很大的謎。

李先生還提到在民國 45、46 年時，陽明山管理局長到金山，看了磺港與獅子頭（金山半島）之後，十分喜歡海邊的風景和金山的溫泉，馬上向他提議要把金山歸入陽明山的範圍之內，可惜這項提議後來縣議會不答應於是作罷。

金山有好幾窟溫泉：像磺窟仔溫泉（加投溫泉），大約是 130 年前，磺嘴山煮磺那邊爆發出來的，現在溫泉沒有營業；金山旅舍附近的溫泉是最近才建的，還有山溫泉（磺港溫泉），那裏的山坡上挖下去，到處都是，山溫泉是可以喝的，對胃病很好。李先生還大力推薦八煙，因為那兒風景美，如果開發的話，一定是台灣第一溫泉勝地。至於為什麼叫做八煙？是因為以前那兒煮磺是由八個人包辦的。另外死磺子坪名稱的由來則是可能在那兒的礦工被煙薰死或跌入礦坑內摔死，所以叫死磺子坪，但是有人覺得這名字不好，所以現在改名為秀峰坪。至於磺嘴山的“嘴”，是因為當初由那兒爆發出來的爆裂口，像嘴一般。還有三重橋，是因為前面還有頭重橋和二重橋，現在橋還在，前述橋名不見了。至於為什麼金山以前會叫做金包里呢？是因為以前原住民叫這兒“奇八里”，譯音就變成金包里，其實和“金”沒有關係，金山唯一有產金的地方，是在三重橋那兒，但是因為含量太少，不敷成本，所以沒有開採。

金山這兒，有人打漁，有人種田，以前還有人種茶。種田的人最多，打漁的較少，只有在磺港和水尾有較多的人打漁。金山的茶以前很多，在三重橋、

南勢湖……到處都是，可是自從光復後就沒有了，因為雨水太多，茶葉採收後易腐，還是南部的茶比較好。種田的人雖然最多，可是田都很小，位於山上，工資又貴（一天工資一百斤米），根本賺不到錢，所以農業愈來愈衰微。

李先生還提到染布的事情，他說金山這兒沒有人在做這種工作，可能在板橋會有比較多染坊，種大菁的人也可能較多。

當了 11 年金山鄉長的李先生，對金山鄉的事情十分關心，也知之甚詳，又閱覽群書。對他所知道的事情，都解釋的十分詳細，有些事情也很明白的表示他不清楚，是一位十分值得尊敬的長者。

訪談日期：85.09.20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劉貴財 先生

魚路至少在清代便已出現，至於何時便有人擔魚便不得而知。日據時期有人擔魚至士林一帶賣，到了大東亞戰爭時物資管制，只能以走私的方式擔魚，回程順便帶些東西回來，賺取二趟利潤。而阿財主要是從光復後開始擔魚，這已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至陽金公路竣工後（民國 47 年），有車連絡二地，便沒有人再走這條路了。

阿財他們一行三人（包括劉安、劉勇和他）為同伴，船入港時相邀一起去金山街上買魚，亦曾往磺港、水尾、野柳等地買，多買幾次，對價錢就很清楚。認為價錢合理，便各自買 60 多斤，再花一個小時準備一下。擔魚時穿草鞋，當時一雙七角錢，但只穿一趟便壞了，四個耳只要一個斷掉便不能穿了。故擔魚的人多半會再帶一雙，反正只有半斤重罷了。草鞋一旦壞了，便不能修補再穿，還會滑、抓地不足，不好走。為了止滑，回程時往往會將草鞋反過來穿，真可說是物盡其用。通常，擔熟魚於早上 7：00 出發，而魚脯，或少數的生魚則更早，於清晨 4：00 出發，到山豬湖約 8：00。所擔的魚，生的、熟的或魚脯都有，但以小魚（熟魚、魚脯）多，大魚（生魚，如煙仔、鯊魚、紅魷之類）較少，赤鯨則更少，因為赤鯨貴，陽明山的居民買不起，故較少擔來。魚販賣什麼，便買什麼，擔去賣，平均一斤魚可賺 2 ~ 2.5 元（當時米價 1 斤 = 1.5、1.6 元）。他們通常一起走，由金山市場到八煙（旺枝家）為一半路程，約走 2 個鐘頭，再由八煙至山豬湖（何清山那兒）又 2 個鐘頭。路上會在三處地方休息，一為重光的菁仔頭（大橡樹）（重光派出所再上去 15 分鐘處）休息 5 分鐘，一為嶺腳旺枝家附近溪邊休息 10 分鐘，另外便是大嶺的土地公廟，休息 15 分鐘，吃些點心再繼續走路。這條路以大嶺腳的百二嵌最難走，許顏橋一帶，得相互扶持才能安全渡過。後來大水崩壞了橋（50 年前左右），

人便改由大油坑附近繞上去。沿途沒有什麼人家，只有少數幾戶，如旺枝家、何仔愛、何仔香的店在八煙兵營附近，賣些糕仔、草鞋等物品，陽金公路開通後，建為養魚池，山豬湖附近亦有一間臭龍仔的店，亦有人至此休息。擔魚的人或車往的人倒不少，一趟過去，可遇到十來個回程的人。大嶺附近的路，舖有石頭，圓圓的，似無打磨過，現在路荒廢了，不僅知道的人少，曾經走過此路的人更少。他們一行，走到山豬湖便分為三路，各到不同地方賣魚，但當時無市場，故採挨家挨戶沿街叫賣的方式，曾到過山豬湖、山仔后、公館地、燒煨寮、尾崙、永福、下庄等地，多為一個個住著 30 ~ 40 戶人家的聚落。若在一地連續賣了幾天，便需換地點再賣，所以十八分、頂湖、湖底等地亦曾去過，有時生意不好，回程再賣，這時便繞不同的路（經大油坑、下七股、七股、馬槽等地再順著東勢走回金山。沿途大路有五個彎，若走大路則多花一個小時，故多順著電線杆走，比較直。並不將魚擔至士林賣，因為交通不方便，而且魚在山上便賣完了。光復後，一些民生必需品不再管制，可直接由基隆、淡水等地運來金山。擔魚一趟下來，至魚賣完（2 ~ 3 小時）便已花了 7 個小時，那時已近中午 12 點了，並沒有再擔什麼回金山（日據時期才有），阿財曾經聽過山豬湖魚貨換擔的事，但這是在日據時期，由台北中央市場的人來山豬湖，因雙方認識，故很放心，由對方擔去賣，下次見面時把應得的錢交付。雙方獲利，但也有虧本的時候。有時走的太累，也會到台北搭火車回基隆再轉往金山。擔魚為生的人，體力是很重要的，否則第二天不能走，豈不虧大了。

擔魚要依魚獲量而定。一般而言，多數的魚在金山街上賣或直接由水尾以汽船，運至基隆（直接將魚煮為熟魚，或曬乾為魚脯）亦有擔往基隆賣。少數才擔至陽明山區賣，故擔魚這行業，有時間性限制，一般以 2 月底、3 月 ~ 7 月（約 4、5 個月間）最多，魚獲量多時，一星期擔七天，最多還曾連續擔 15 天呢。若天氣不好，亦曾連續休息 7 天。沒擔魚時，則從事種田的工作，這樣一來，擔魚只能算農家的副業。天氣不好，對擔魚的人可辛苦了，雨天穿

上蓑衣，若碰到冬天下雪，魚被凍硬了，到山豬湖、雙溪等地都沒人要買，吃魚還得放於爐中烘一烘，幸好陽明山地區一年難得下二次雪。擔魚久了，對陽明山地區就很熟了，即使一個人走也不會害怕，但還是三個人走比較好，有個照應。一人出事可由另一人陪著，第三個人便找人求救。魚販都很清楚怎麼走比較不會累，不僅不能擔太重的魚，還得邊走邊跑才輕鬆，扁擔是有韌性的，需時常震一震才不容易斷。此外，擔魚多用魚篩，只裝一層，上面再蓋竹葉，以防碰壞與雨水淋濕。

這條魚路除了擔魚之外，更為陽明山、金山二地的交通要道，買牛與牽牛的人、行軍的、擔雞、擔鴨、擔礮、擔鹽、擔菜的，都會走此路，但以男性為多。日據時期，女人要到台北，也會坐轎過大嶺，經過山豬湖、山仔后、陽明山國小、永福、石角、芝山岩、士林到台北，這已是 60 多年前的事了。阿財曾聽母親說過，有個擔布的人，綽號鴨母，回金山會擔些礮仔火等，還有人至士林幫忙割稻，因士林那兒人少。一些蔬菜、鹽、米等民生必需品兩地也常常互通有無。尤其過年時，常有人走此路自士林擔些菜回金山。關於鹽，雖然金山本身濱海，但並沒有曬鹽，鹽都自下港（麻豆再過去）運來，至今亦然。大東亞戰爭時，一切物資都管制，連自己種的菜，如茭白筍，都不能私賣，要依公定價格買賣，必須送到金山街上賣，運到陽明山便是走私了。

最後阿財談到販牛的事，提到士林雨農市場對面的吳萬水、山仔后的黃林（紅毛虎、虎仔）與阿貴，都曾於大嶺牧場看牛，只可惜好景不常，原來數百的牛隻只賸下 70 多隻了，大嶺牧場的草長得太快，景觀不易維持，是否正如魚路一般，逐漸為人所淡忘？老先生迫切希望政府能早重修魚路，不僅為市民休閒活動不錯的地方，也是對魚路曾有輝煌歷史的憑弔。

整理日期：85.09.22

訪談地點：擎天崗

訪談對象：黃林 先生

今天，我們將黃林先生的資料作一整理，這篇文稿可瞭解昔日大嶺牧場寄養牛隻的情形。

農閒時候，看牛為小孩子的工作。為了讓孩子們專心上學，設立了大嶺牧場，請十個、八個人來看牛。四月初一開始，農人牽牛來此寄養，三個月後，再牽回種第二期稻，八月一日後，寄養三個月，再牽回家過冬。牧場的工人亦得以清理牛舍、牛糞，以等待明年春耕後牛隻的到來。算起來，一年有六個月的時間，牛在此處生活。當時牧牛人，一月有 18 元薪水（當時 1 元可以買 20 斤米）供全家大小生活。故牧牛人生活並不富裕，即使一隻牛才 2 ~ 3 元，也沒能買下一隻。現在牛價可高得多了，尤其肉牛（神戶牛）肉一斤便可賣到 200 多元呢。

牧牛人的生活可算十分單純，平時住在陽明山牧場的台北市農會再下去那間較大的房子，一年難得回家幾趟，倒也習慣了。早上吃飽便上山巡牛，確定牛隻都平安，中午回去吃飯，下午再巡至三、四點才回去休息。身為牧牛人，便得負起看好牛隻的責任，牛隻若死去，只需通知牛主來確認。牛主再向區公所申報牛隻死亡時間、地點，便算了事。但若牛隻遺失，牧牛人便得負責了，需事先通知牛主，以免到了耕種時節找不到牛隻，誤了牛主耕種的工作，可不好了。

曾有一段時間，於牧場養肉牛（神戶牛），只需向輔導會申請肉牛來養，由牧牛人代養。所生的小牛，算牛主的，若牛主沒把牛隻牽回，到了冬天，牛舍便發揮極大的功能！白天將肉牛牽去吃草後，牧牛人得清掃牛舍。至下午四點，再將牛趕回，以免受凍。但那麼多的牛只有幾間牛舍那裡夠？所以只有較

好賺的神戶牛能住進牛舍。牧人還得準備草料，以防下雪等嚴寒氣候發生呢！但神戶牛不甚耐寒，死的死，傷的傷，至今已賸不多了。

整個牧場，由一個監督負責，下頭管理三個牧場，共約 11 個人，分住三地，大嶺的工作人員最多（5、6 人），而鹿堀坪和萬里界（風櫃嘴）二處，各僅 2、3 人。牧場範圍雖大，也有其飽和的程度，仍需控制牛隻數，且母牛會再生小牛，故通常養的牛會少於飽和數。各個牧場約有幾百隻牛，如何認得每一隻呢？這便是牧牛人的本事了，通常每年只需再認新來的那隻便夠了。那些每年都來寄養的牛，早就熟識了。各牧場都有各自的牛舍，如大尖後山的「鹽館寮」，大嶺的石角仔寮，（曾為清代茶寮的採茶人居住過，採收之茶葉也在此粗製），其建築為二面石壁，屋頂以竹子架著，上鋪乾草，不耐風吹。這種牛舍，大嶺這兒有三間。

訪談日期：85.10.01

訪談地點：山豬湖菁山商店

訪談對象：邱阿化 先生

我們來到菁山商店—邱阿化先生家。邱先生向我們展示⁴²鼻環。他拿出兩個鐵環向我們解釋，最初的牛鼻環是用藤做的，後來改用白鐵或紅銅，無論放牧或自家養的牛都要穿鼻孔，不過放牧的牛會先將鼻環拿掉，待領回牛隻時再戴回。

我們接著詢問：為何這兩個鼻環形狀不太一樣，是否用途不同？邱先生說：「沒什麼不同，只是各工廠製作不同，一般分大牛用、小牛用。」牛鼻環下方的橫鐵片是位於牛眼下，架在鼻樑上彎弧的鐵絲是穿過鼻膜，再用麻繩綁緊。

邱先生不厭其煩的教授我們鼻環的綁法。拿著沈沈的牛鼻環，像寶貝一樣捧著，邱先生見此景便說道：「你們若要，就拿去吧！」我們歡喜的謝過邱先生，便結束了今天的拜訪。

訪談日期：85.10.03

訪談地點：萬里昭靈宮

訪談對象：許枝春 先生

萬里昭靈宮廟祝許枝春先生對於各種漁法再清楚不過了，所以今天我們又來請教許先生一些不明瞭的地方。

關於鰱刺網，許先生解釋：鰱刺網又叫大苓網，專門用來補青柑、盎床、煙仔魚等。網目較大，在主網末端接一可替換的網袋，整張網大約一、二十斤重，此外有無浮子依各地而不同，例如南勢地區的網有浮子，而萬里則無。網依潮流方向與地形設置，漁船則在四周看顧，隔幾個鐘頭收一次網袋，如此反覆作業。主網通常不收，等於是常設網，僅在颱風來臨時才收起來。

牽罟分三種：「大罟、小罟和半罟。許先生一一詳細解釋：大罟是一種『』定的捕魚方式，海岸的捕魚地點經過規劃分配，大家有組織輪流工作。白天作業屬全職，有優先權，約需一、二十人，漁網需十八人抬。

半罟是臨時加入的，多在晚上作業，屬兼差性質。有時三槽大罟作業完後會禮讓一槽小罟，或者小罟直接跟在大罟後面，（在網頭上岸前）形成第二層圍網。作業亦需一、二十人，所用漁網為十二人抬網，網目較小。

至於手罟，是用人力下網的漁法。放網需三、四人，但拉網就得七、八人，主要撿大罟的漏網之魚，或在岸邊觀察魚群，若數量眾多則即刻下網。

下網時，大罟、半罟、手罟形成重重圍網，以免有遺漏。但現在僅剩手罟。大罟、半罟已消失。

大罟、半罟均需船隻協助作業，作業船分三種：罟母、罟子、火船。這三艘船同型，僅大小和內部構造有些不同。火船較小，約一丈二左右，負責指揮全局，船底無加鋪木板，但設有椅子給老闆指揮時坐。罟母和罟子長度相同，大約有一丈六，罟母在右，負責收放網，罟子在左，負責載運捕獲的魚。船隻

內部爲了作業方便，會稍加改良；罟母的船底鋪上一層木板，以便起落漁網；罟子僅鋪一、二塊木板，其餘空間用來放魚。罟母頭(罟母上的船長)必須拿竹竿，時時調整罟子和罟母的間距以免碰撞。一般說來，位於罟母左邊和罟子右邊的划船人在網拉開時比較吃力，因正好位於內側，須多花一倍的力氣使船頭向外偏離，才能把網扯開。尤其是罟子尾(罟子的尾舵手)，只有一個人，要比其他人都費力。擔任罟子尾的人是經過挑選的，年輕力壯才能擔任。分魚時，罟子尾可多分 100 斤魚，等於是半個老闆的量。

另外我們請教了「一支釣」。一支釣通常在放棍時使用。在海面上撒活餌(活的苦蚵仔)，其中摻雜一些帶有釣鉤的餌，真真假假混雜，魚容易上鉤。這是日據時代便有的技術。

許先生對每一種漁法都詳盡解釋，使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謝過許先生後，便離開萬里。

訪談日期：85.10.04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黃阿政 先生

上回訪問黃阿政先生後，深深地覺得他個性隨和，經驗豐富，於是我們再次拜訪並請教了一些魚的知識。

現在停於中角沙灘的船隻，多為牽罟船仔，但已非早期約 20 尺長的罟船了，現今的船比較小，約 15、16 尺長。船上除四個人划船外，還有一個船長，負責操縱尾舵，控制船隻的前進方向。尾舵與船槳之間的區域為放置魚網，一般而言，大罟的網長約 400 米（不包括網袋），下網後，船載重輕了不少，回航時速度自然加快許多。

除了傳統的木船外，中角沙灘上尚有現代化玻璃纖維材料製的船，是否較為堅固耐用呢？黃先生說：那可不一定，這種船隻怕大風浪，五級以上的風，便招架不住了，不可貿然頂著風浪出海。

近年來漁村沒落，除了魚獲量減少外，漁村人口外移亦是原因。早期中角可容納六組大罟、三組半罟，還綽綽有餘。而今，二組大罟都不行嘍！不過通常放大罟的人，不會再放半罟。

牽罟的時間視魚季而定，有時正月亦可進行。夏季苦蚵仔多，冬季白骨鯪仔多。白骨鯪仔的特徵是無鱗、少刺、體側牽金線。近年產量少，多以熟魚方式出售，較少製成魚脯。市面上的魚脯多來自大陸，數量多，價錢便宜，且不以雙氧水漂白，吃得安心。

處理魚的方法因地點、魚種而異。如宜蘭、頭城一帶，漁民是將魚放於撈杓內一起入水煮熟準備，等冷卻後將魚倒出，較不會破壞魚身。處理小魚，多採用此種方式，稱為「煮散鼎」。而金山一帶漁民較少使用撈杓，往往熟魚起鍋，便直接倒出。一些較大較耐磨的魚如巴攏、青鱗仔（大隻的）、四破等需

較久的魚，便以此種方式處理，稱之為「煮整篩」。

魚露之鮮美，我們早有耳聞，昔日一次煮上千斤的魚，又沒有加添化學物質，能不鮮美嗎？今日，一次煮個數百斤魚便很多了，滋味自是不同。魚露另一妙用，便是製醬油。有時，苦蚵仔捕獲太多，沒人要時，會有人來此收購，以大量鹽醃漬，待出汁後過濾，滲入醬油出售。連西螺的人都會來此買小尾的煙仔回去釀醬油。

最後，我們問到夜間出海，如何看清海流的方向？黃先生說，船上多備有手電筒，日治時期管制時，會以船槳反射月光來照明，觀察海流的方向。

又是一次豐富的訪談，真是感謝黃阿政先生為我們提供這麼多寶貴的經驗。

訪談日期：85.10.09

訪談地點：金山

訪談對象：柳登文 先生

再次來到金山柳登文先生家，柳先生一大早就在花圃裡忙著除草整理。看到我們來訪，本想放下手邊的事，和我們在家好好聊聊，但實在不好意思打擾柳先生的工作，就在花圃邊做簡短的訪談。

柳先生說他從未聽說過用船運往基隆，原因是船要駛過龜鼻頭前往基隆是很難的，再加上基隆往台北的火車班次少，還不如請人擔送。柳先生從前挑魚時曾和擔赤鰾的人一起走，赤鰾在2～5月時大量出產，直到年底約9、10月亦有，但已是少量了。擔魚的人都是臨時請的，並不固定，即使公路開通後，也是請人擔，因為頭班公車不夠早，無法趕上早市。現在迪化街附近有一家大廣池魚行，專賣生魚，可能較為了解。有些地方有專門的人秤魚，猶記得這兩個人叫蚯蚓和新才。蚯蚓為人較苛薄，常欺負擔魚人，人人怨聲載道，新才很照顧魚販，有時會多報一斤，讓魚販多賺一些。通常請來擔魚的人，信用都很好，不會暗中私吞魚貨，有時會寫張貨單，註明魚貨數量。由於魚不可自行販賣，因此走私擔魚時，通常較好的魚都偷賣給旅館，若遇到不講理的老板，魚販就先把魚交給經驗豐富的旅館廚師，請求幫忙出面，代價則是一尾魚，有些廚師人很好，不但不收酬勞，還幫忙說項。

柳先生想起一次擔魚跌倒的經驗：在陽明山磺溪內（中山樓）附近，往北投有一列陡階，晚上沒有點燈火，一不留神腳踏了空，魚貨翻倒，趕緊摸黑收拾，連枯葉都一併撿入魚篩中，待天亮後，才逐一挑撿。這也是柳先生唯一的跌倒經驗。柳先生還告訴我們：有一位現年93歲的老先生，住在金山的林口大佛山附近，叫水月仔，他懂很多，我們可以試著去訪問他。十分感謝柳先生抽空和我們聊天，每次來柳先生家總是十分愉快，可以聽到許多不一樣的故事，獲益良多。

訪談日期：85.10.21

訪談地點：金山兩湖

訪談對象：高銀樹 先生

在訪談許龍坡先生時，有一位年齡相近的老先生正好從豆漿店前走過，經許先生介紹才知道這位高銀樹先生從前是販牛的。我們一直想再訪問一位牛販，沒想到這麼巧，於是高先生成為我們意外的訪問對象。

高先生從 17、18 歲開始就是專職牛販，說起為何從事這個工作，高先生說：伯父就是牛販（牽牛的），小時候跟著伯父做事久了，覺得販牛蠻有趣的，不過就是走路實在累人，為了販牛到宜蘭、羅東，整整走了 3、4 天，甚至連牛都走不動了。過去雖然沒有電話，但是訊息傳遞卻也十分快速，想換牛、買牛的人會透過人際關係，互相通知，因此人脈很熟。高先生沾沾自喜道：如果問人，住在兩湖，有個牽牛姓高的，沒有不知道的。牽牛是不分季節，一年四季均可，不過普遍說來，3、4 月最多，從宜蘭、羅東買進小牛，養一陣子，到了冬天再賣出。水牛、赤牛、黑牛都曾牽過，這三種牛各有特色：水牛力氣大，脾氣溫馴，易親近，體格較壯；赤牛是拖車用，如果不去追，不會隨意踢人，八里分、宜蘭多此種牛；黑牛最活潑，但脾氣也最差，不要太靠近。北部的黑牛和南部的種類不同，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牽來的神戶牛，光復後，黑牛被大量捕殺，僅剩幾隻為種牛。許龍坡便是那時撿一隻回來養。高先生販賣的是犁田用的水牛，通常牛販先把健壯的小牛交給買主試犁三天，如果買主滿意再商量價錢，若買主本身有年老的大牛，就以交換方式，大牛換小牛，並補些差額給牛販，如此一來，牛販連走路的工錢都有了。

牽牛所走的路線，和我們熟知的路線相差無幾，由金山出發，過許顏橋經旺枝家，上大嶺，往士林、竹子湖、北新莊等地，高先生提到許顏橋的傳說：聽說許顏是當官的，有一次前往台北打官司，不巧遇到河水高漲，無法順利通過，於是許下願望：若這場官司打贏，一定回來築橋，後來果真打贏了。於是

便修築了許顏橋（當時是木板橋）。

我們覺得十分有趣的是牽牛過淡水河的情形。當時高先生曾到關渡、八里分附近牽牛，阻隔其間的淡水河除了渡船便沒有其他交通工具，於是人坐船上，而牛在水中游。牛販把繩子改綁牛角，再將另一端拴在船舷，船是利用馬達發動的臭船仔，牛就跟在船的兩側。以前船小，大概可坐一、二十人，而牛可拖3、4隻，後來船經過改良，牛就牽到船上，不過牛的船票竟然比人貴上一倍呢！

令人不解的是：為何繩子綁在牛角，而不綁在鼻環？高先生解釋說：鼻隔膜薄，如果太用力或河面浪大，很容易就裂開，而牛角則無此項顧慮，不過只有過河如此，走陸路時依然綁在牛環上。

剛買來或交換來的牛並不好牽，尤其是小牛，故常把小牛與母牛隔離後，偷偷牽走。通常溫馴的牛走前面，脾氣不好的牛走後頭，如果不肯走，便用竹子鞭打一下，走一陣子，牛一隻跟一隻就輕鬆了，一個人牽2、3隻牛都沒問題呢！高先生當然也牽過十分頑劣的牛，但爲了工作也得硬牽，無奈之下，有時牽到想哭哩！

大東亞戰爭時，各項物資管制，牛隻因有牛籍，可藉此證明來往各地，不算走私。高先生大約十年前便不從事這項工作了，因爲現今耕種大多是機械化，不再需要牛。如今飼養水牛，也都拿來食用，高先生不忍見和自己無怨無仇的牛被宰殺，於是就改行了。

最後高先生依照自己的經驗，提到幾種辨識牛隻好壞的方法，牛的年齡是從牙齒來辨識，4齒、6齒的牛最好，身上有毛旋的比較有人要。除了體型、大小外，如果牛的腳踝細者比較會犁田，會犁田的牛價格好。再看蹄形，圓蹄的牛不耐走，有時走一天就不行了，而尖蹄的牛走十多天也無所謂。還可從牛嘴和牛肚來看：嘴大表示能吃，照顧方便；肚子尖削的是最好的牛。突然大夥想起現在位於擎天崗的牛隻，似乎肚子都是圓圓大大的，原來這些牛久已不耕

田了。

這次的訪談有很多意外的收穫，當我們拜別高先生後，正邁步離去時，身後傳來一陣宏亮的聲音：有空來坐！今天最大的收穫應該是這份對待陌生人如老友般的熱情吧！

陽明山國家公園

訪談日期：86.02.12

訪談地點：菁畧

訪談對象：林永耕 先生

在陰冷的天氣中，我們在午後 4 點鐘抵達陽明山菁畧地區，拜訪林永耕先生，由路旁步上石階來到林先生的家，門前放著數十盆精緻的盆景，接待我們的是林太太，她請我們入內坐下後不久，林永耕先生結束農事赤著腳回到家中，一陣寒暄後，他詳細地回答我們的問題。

林先生是草山公學校第 11 屆畢業生，當時每個年級各有一班，每班一個老師、十多個學生，男女比例不定，就學年齡也不統一，他是八歲就讀，其他同學有的是十一、二歲才就讀。當時並無制服，學生自行穿著灰、黑、紅等的（布紐仔）粗布衫，但紅色較少人穿，都是打赤腳上學。下雨時，有時穿蓑衣，有時披番仔幔，戴大斗笠。以前林先生邊走邊玩，走保甲路（即今永公路）約四十分鐘才到學校。除禮拜三、禮拜六是半天課，其餘則為全天上課。五、六年級學生製作竹工藝，當時把粗的竹筒剖成兩半，再畫出圖樣，用鑽子鑽洞，再用鋸子鋸出形體，最後雕刻成精緻的竹偶、竹鳥等製品。印象中，大仁田校長的管教十分嚴格，他教授「修身」課程，除日本老師之外也有臺灣人當老師，他們都是從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的。林先生至今記得的老師有渡邊

（Watanabe）、邱春龍、吳姓老師以及印象最深的何進添老師。何老師於光復後搬去士林擔任校長，退休後在青果合作社任職，對地方鄉里多有貢獻。公館地大部份種竹子和茶，但沒有水田，與菁畧這裡不同。菁畧這裡昔日約有二、三十甲的水田，範圍包括柚仔腳、現在的電台、興農橋到溪邊都是水田。但公館地、新安那邊卻沒有，因為那邊沒有水圳。菁畧有三條圳，其中有一條穿過國際電台的地下，以隧道引出，流至水田。

水田一年兩獲，第一期播種蓬萊米，第二期種植紅米，原因是紅米不怕寒
易栽種，以前常以紅米做便當，但是很難吃，米粒小且都會散開，便當內還有

魴仔魚、鹹鰱魚等食物。

我們談到與外界的交通狀況，林先生表示曾坐過日據時期的巴自動車，車體比現在的公車小。光復後的發展先有路燈，然後才開闢菁山路。

菁礮這裡比坪頂（平等里）那邊還早接通，先有車坐。早先坪頂對外的交通，要經過半嶺至內雙溪，那邊的地主不同意，平等里徐里長來跟林先生商量，於是道路就動工，從菁礮接至坪頂。這條從菁礮折至坪頂的路呈銳角相交，如剪刀一般，車子要分好幾次轉彎才能順利通過。後來林先生提供田地來拓寬轉彎路面，才使道路大為改善。算是一點貢獻，林先生微笑的說。造路與電力都是林先生當里長的任內完成，至於永公路是後來才有的。

溪內有雜木林，在戰前，由三重埔的萬光製材場向李延齡購買並開發，砍伐了好幾年，最近溪內改為觀光果園，由王金龍經營。這條便道是從國際通信電台，經中國信託員工休閒中心的小路進去，再走進去就是溪內了。當時，溪內的木材開發並不是砍伐牛埔那邊的樟林。

林先生回憶說，他們現在的田地是向林本源買的。因為他母親、外祖母住在郭滂洸家附近，而郭滂洸曾替林本源做事。最初林家住在景美，有一年淹大水，郭滂洸介紹他們搬到山上，並向林本源買了一塊十多甲的土地。當時到菁礮這裡種田，水田有六甲多，與郭滂洸分別得到三甲多的地。光復後，是自耕農，土地都還在，但郭滂洸的水田則被放領，連一塊田地都沒有剩。

林先生謙虛的說，以前雖曾做過許多職務，如里長、里幹事、農會代表、農會小組長等，但現在以七、八十歲了，這些工作就讓年輕人去做，現在是個閒人了。時近中午，我們辭別林先生，續往下過溪前進。

訪談日期：86.02.13

訪談地點：下過溪

訪談對象：沈清水 先生

由菁山里向西，經過國際通信電台來到下過溪，我們至沈清水先生家中拜訪。沈先生口齒清晰，家中古舊物品保存得很好。有一張道光三年的地契，沈先生將之裱框掛於客廳。

下過溪這兒，以前主要的產業是竹子，種植竹子、買賣竹子為生，品種以桂竹為主，尚有麻竹、綠竹等。昔日的水管都是用竹管連接而成，桂竹管用來輸送飲用水，麻竹用來輸送溫泉水，竹管的尺寸大致分為 6 吋、7 吋、8 吋，長度可達兩丈。水管的銜接法是：先用扁形的鐵條將竹節打通，然後下段竹材的尾端與上段竹材的頂端相接，再用一段鑿空的松材當拴緊的接頭，有時會在松材與竹管的空隙處用水泥黏起來，這樣才不會漏水。

日治時期運送竹材通常兩人一組，一前一後肩負搬運的工具---竹竿擔，每次運送桂竹約 12 支，麻竹約 1-2 支，多由賣方擔去，光復後多由買方擔走。

後來也有陶製的水管，但如何決定何處使用竹管，何處使用陶管呢？沈先生表示，主要取決於路況與地形。較平直的地形使用竹管，較陡峭的地形則用陶管。一般而言，一整條水管線路，通常由竹管與陶管相互銜接而成。輸送飲用水的桂竹管，管徑較小，若用來輸送溫泉水，容易塞住水管。麻竹管的管徑較大且竹肉較厚，較適合輸送溫泉水。竹管的使用年限通常為兩年，但竹材若過度曝曬或因故損壞就要馬上更換。接換水管是一項專門技術，但是這些師傅現今都已過世了。

民國六十年代之後，陽明山管理局逐漸將竹管改成 PVC 管。因此，下過溪這兒的竹材也漸漸減產，改種橘子。種植橘子多年之後，想再改種竹子，但竹子卻已長不出來了。

訪談日期：86.02.13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何文貴 先生

下午陰雨綿綿，近三點時我們到達何文貴先生的家。今天的主題是獵山豬，何先生很高興地敘述獵山豬的情形，並拿出山豬鏢作說明。山豬鏢是獵捕山豬的工具，可分為兩種：單刀鏢與雙刀鏢。單刀鏢長約45cm，刀口長約40cm，套上一支長約3-4尺的木柄，便成為獵殺山豬的利器。雙刀鏢長約35cm，刀口長約20cm。雙刀鏢又叫麻尾，只有尖端部份是雙刀，重量較單刀鏢為輕。木柄常取小葉赤楠的樹幹或其他較硬的木材製成。

何先生比較喜歡用雙刀鏢來打獵，因為重量較輕，操作比較順手，而且攜帶方便。單刀鏢則借給朋友使用。獵山豬時先利用獵狗搜尋山豬，一旦發現山豬時，由獵狗團團圍住並逼至山崖邊，這時再以山豬鏢將其刺死。刺山豬時要注意，如使用單刀鏢刀刀需朝上，這樣山豬鏢便會嵌入肌肉不易滑走，若反向，則刀刀容易下切肌肉而滑走。遇到生命力較強的山豬甚至會反咬刀柄，與獵人做激烈搏鬥。而雙刀鏢就不用考慮刀刀方向，隨時皆可出手。

因為山豬常破壞田園，何先生說，日治時期常有十八份、白石湖、三芝、金山等方面的人請他去除害（山豬）。何先生以多年獵山豬的經驗告訴我們，山豬分兩種：黑毛豬與白毛豬。黑毛豬腳較短，嘴較翹，體黑毛，肉質較佳。白毛豬高腳，嘴較長，體紅毛，較不好吃。兩者的獠牙差不多長。一次狩獵下來最多打兩隻山豬，各約百斤重，要兩人才能抬回來。母山豬是沒有獠牙的，攻擊是用咬的，公山豬則有獠牙，攻擊是用挑的。

狩獵的季節通常是冬季。每年三、四月山豬會長出新毛，若此時捕殺，長短不齊的毛皮，在拔毛時，煞費功夫，不易處理，冬季時則整齊的毛皮較好拔除處理。最後，何先生打趣的說：冬季天氣很冷，山豬會用樹枝或草料做巢，

然後躲在裡面，睡覺時還會發出熱氣，很容易辨認，只要對準冒出的白氣再下移一些，便可刺中山豬的腹部，這項獵捕的技巧倒十分特別。

我們告別何文貴這位獵山豬的高手，轉往竹子湖繼續訪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

訪談日期：86.03.02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何阿財 先生

陰雨綿綿的天氣中，在山豬湖附近尋找了好一陣子，終於來到何阿財家門前。推開破舊的木門，走下長著青苔的石階，一陣狗吠聲引起了主人的注意，何先生從門縫中探出頭來，看到正在觀望四周環境的我們，於是親切地招呼我們進入屋內坐下。經過寒暄之後，何先生謙虛表示：「我並沒有讀書，連字都不認識幾個，不過對牛埔的事情稍有了解，我盡量把所知道的告訴你們。」

首先，我們問何先生，他的家族什麼時候開始在牛埔工作？何先生說，他父親何獅和叔叔何勇都曾在牛埔工作過，當時是私營的，後來才變成公營的。他小時候在牛埔工作，一直到日據末期政府停辦牧場後才外出學打石。為什麼從小就看牛呢？他表示：最初家住冷水坑，那裡有一些農田，但是在日據時代賺錢不容易，農作物的收穫也只能維持日用所需，但當時看牛較有利潤，剛好又有人牽來委託照顧，於是就走上放牛這個行業，剛開始看牛的目的只是要多賺一點零用錢而已。

他接著談到，在冷水坑利用自己的坡地看牛和日據時代在大嶺牧場看牛，方式是不同的。在冷水坑看牛是屬於私人性質，那時牛沒有登記，如果看顧的牛隻遺失，理賠問題只需要看牛的人和牛主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即可；但在日據時代公營牧場看牛，每一隻牛都有登記，具有牛籍，價格多少都有記錄，所以只要牛隻遺失，就按照牛隻登記的價格照價賠償，牛籍與賠償價格是這兩種方式最大的差別。

我們又問何先生：「在公營牧場看牛的時候，各人有沒有劃分看牛的範圍？」他回答說：「沒有，我們那時看牛是沒有劃分範圍的，各人均以掌握牛隻動向為主，牛隻的數量曾高達一千六百多隻。」我們覺得每隻牛看起來都差

不多，要如何分辨呢？何先生充滿自信地說，牛主把牛牽來後，就要認清這隻牛，記得牛隻是屬於那個牛主的。其實認牛和認人的道理是一樣的，每隻牛的基本構造都一樣，但要找出個別差異之處，如皮膚、面形、角.....等，認久就熟了。但是有一種牛是最難認的，那就是牛犢，因為它長大後，形體特徵會跟著改變。現今，山豬湖附近老一輩的看牛人大概只剩何清山、何雲這幾位而已。

何先生說了一個認牛的故事，某年的八月底，有人從十八份牽來三隻牛犢，那時牧場主任不在，只有他一個人認這三隻剛牽來的牛犢，後來牛主要牽牛時，發現有隻牛犢走失。牧場主任問他能否認得那隻牛犢，何先生說，如果再看到一定認得。於是牛主先把二頭牛犢牽回十八份，遺失的那頭再慢慢找。到了十二月底，他發現有一群牛在牧場對面的山頭吃草，其中有一頭是八月底走失的牛犢，於是把這群牛圍住後，再到十八份牽另外兩隻同伴來，才順利地把這隻走失的牛犢牽回。何先生說，捉牛有個竅門，就是不能硬捉，要利用它的同伴來牽引，牠就會跟著走，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去十八份將另外兩隻牛牽來的原因。

早期在冷水坑看牛的時候，牛隻活動的範圍比牛埔還大，有時候牛會跑到七星山或馬槽等其他地方，所以看牛的人要每天巡視，才能將牛隻的活動範圍記清楚。記住牛隻活動範圍除了避免牛隻走失，另一個功能就是方便牛主牽回。從前，不耕作時各處的牛都會牽到牛埔寄養，到了耕作的季節，各地的農人又來把牛隻牽回。此時，看牛人會先跟牛主約在牛隻平常活動的範圍附近，讓牛主順利把牛牽回，否則依次把當天欲牽回的牛找出來，再集中一個固定的地方，這樣，一定無法在當天完成工作。有時候一天要牽回的牛多達二、三十隻，忙得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因為牛大多有一個固定的活動範圍，如果有隻牛每天活動的地點都不一樣時，就要對這隻牛特別注意，以防走失。

一隻牛從送來寄養到牛主牽回相距多久時間？何先生說，大致以期為單位，每一期三個月。但是亦可部分延長或縮短，例如不用耕田的牛隻，一年中

有八個月在牛埔託管，到了冬天才牽回去。昔日的私營牧場也是三個月一期，因為農業社會時代，完全是配合犁田、播種、收割與休耕的作息。此外，除了看牛，何先生自己有一、兩甲的田地，一有空閒還要做田裡的工作。

牛埔有一間吉仔牛稠，年代極為久遠。在冷水坑，何先生的私營牛稠是自己利用廢棄的土匪營改建的。在雞心崙則有三間公營牧場的牛稠，一間是生小牛用的，一間是避寒用的，還有一間是平日使用的。生小牛的那間最小，因為剛出生的牛比較不會走路，所以牛稠的鋪面比較平，位置較靠近水源，其餘兩間只是功能上的差異而已。

在交通方面，何先生表示，牛埔對外只有一條路通往金山，一條路通往士林。他太太是金山人，所以他常走那條通往金山的路。提到當年嫁娶的情形，他笑著說，他的牽手是坐轎子過來山豬湖的，當時慣例新郎不用去迎娶。由於路途遙遠，所以連伴娶的人也沒有，只有媒人婆、扛嫁妝的親友數人、再加上三名轎夫而已，當時草山這邊的人若要嫁給金山的人也都是走這條路。

金山以前沒有生產蔬菜，所以也要走這條路到士林買，再扛回去，甚至連斗笠也是從士林擔至金山販賣。何先生說他小時候認識一個賣斗笠的老人，每隔四、五天就會到內湖批貨，再擔著斗笠走去金山販賣，斗笠賣完後再從金山擔魚回來。這個老人常常在凌晨三、四點出發，到了金山剛好是清晨，正趕上做生意的時間。在山豬湖，每次何先生遇到他，他就請何先生吃糕餅，兩人交情不錯。其實那個老人原本是個土匪，曾經綁架一個有錢人叫蘇金塗，並向他家裡人勒索，結果蘇家的人不給，於是他就把人質殺了。除此之外，這位老人還會把錢幣當作飛鏢射進香蕉樹內，後來因為年紀老了，才改賣斗笠。

聽完這個故事，引起我們對「土匪」的好奇心，何先生說，七星山附近有一個最大的土匪營，此外，雞心崙、草湓仔坪和大埤心旁都有土匪營。昔日的土匪都是一些沒有工作的人，憑著自己年少力盛，加上只要一進土匪陣營就不愁吃穿，於是便逐漸糾集盤據山頭了。土匪不用工作，專門找有錢人揩油，或

是綁架小孩，並向其家人勒索，以維持日常生活所需。日據時代，因為土匪的槍枝必須利用火繩才能發射，比日本人的武器還差，土匪營才一個一個被攻破。

何先生曾經煮磺十多年，因為他住在礦場附近，煮磺時還可以利用空檔兼顧家中的工作。在礦場裡，每個人都有各自負責的工作，如擔磺花仔、煮磺等。煮磺沒有季節的分別，每口鼎一整年都在煮磺，一直煮到這口鼎破了為止。一口鼎大概只能用六個月，如果破了小洞就自己補一補，破了大洞才丟掉。補鼎時，先把破鼎埋入土中，再找一塊舊鼎皮用粗鹽和紅土混合來補，因為粗鹽越燒越硬，又可承受高溫，所以採用它。

當時冷水坑有十六個灶，每灶有六口鼎。每灶需要二個人看顧：一個人煮磺，另一個人擔磺花仔。後來一個灶改成十二口鼎或十四口鼎，鼎分成兩排，中央是走道，這時需六個人負責一個灶：二人煮磺，二人擔磺花仔，二人掘磺花仔。當年最興盛時，冷水坑的工人有二、三百人之多。當年每一口鼎可煮四擔磺花仔，也就是四百斤的磺花仔。煮磺用土炭燒，煮磺人都是早上接別人的班，等到晚上硫磺流出來之後，再將磺花仔放入鼎中等別人來接班，但是有些比較難煮的磺，經過一天一夜也不見得能煮好。冷水坑礦區最後因磺花仔產量減少，加上工錢太低請不到工人，整個作業才停止。

此外，何先生還做過打石的工作。其實山豬湖比十八份更早有打石的行業，昔年曾有一個唐山人來這裡教打石。何先生曾在北投八勝園打過一塊石頭，必須用四噸的卡車載六十多趟才載得完。他自己的房子也是到八勝園打石頭，然後運回來蓋的，因為那裡的石頭較大，較好看。

打石功夫好的人，看一眼就知道石頭的好壞。依照石頭的性質去選擇不同工具，並順著石頭的紋理決定擠仔的位置。厚的石料，要打的鑿穴比較深，並且用較長的擠仔；薄的石料則相反。一般而言，打石頭的人若熟悉較硬的石頭，就能打較軟的石頭，而會打較軟的石頭卻不一定能打較硬的石頭。每次打石都

是用鐵扁擔擔著相當重的工具去工地，然後把用不到的工具帶回家，欠缺的工具再由家裡帶來。打石工具都是到淡水的打鐵店訂作，擠仔的差異主要是在長度的不同，最長的擠仔長達六寸。

何先生有過一次特殊的打石經驗，他曾在大坪，溪底那兒打一粒比他現在住的房子還大的石頭，必須要擠仔和鐵板相互配合才能把石頭敲開，記得共打了六個鐵板穴，三十六個擠仔穴，大約每五、六個擠仔穴就必須打一個鐵板穴，彼此交錯排列。然後自擠仔穴塞入擠仔，鐵板穴則先放鐵板於外側，中間塞入擠仔，再開始打石，但此時才是辛苦的開始，若要石頭裂痕一致，打石的力道就要均勻且連續，從頭到尾絕對不能停頓休息，一次要打完一百多下能休息，否則會因力道不一使裂痕歪斜，打出的石材就差了。

說完我們到屋外去看放置旁側的石料，何先生說，一個人打石的功夫如何，看擠仔穴就能知道，如果擠仔穴大致維持同一深度，略呈水平直線，則打石功夫不錯。而打石功夫差的人，擠仔穴則顯得高低不齊。依石質而異，好打的石頭擠仔穴比較少，難打的石頭則擠仔穴比較多。

我們還看到一個石製的器具，那是石火爐，它是用來修補打石工具，以土炭為燃料，將工具放入爐內燒紅，才能進行修補的工作。

訪談至此，關於何先生的經歷以及昔日牛埔、煮礮、打石等情況已有一番瞭解，覺得今日收穫頗豐。我們向何先生表達感謝之意，結束這次的訪談。

訪談日期：86.03.05

訪談地點：山豬湖

訪談對象：何烏毛 先生

進入陽明山地區後，天空開始飄起了細細細雨，大約十點半左右抵達何烏毛先生的住處，展開了今天的訪談。

首先我們請何先生簡述他的經歷，他說最早家裡是種田的，他在九歲時進入山仔后的一間學校唸書，十歲時設立了草山分校，也就是現今的陽明山國小，當時同在草山分校就讀的學生尙有一位住在山仔后的周文仙，老師則是一位在派出所當書記的台灣人，當時所讀的內容有漢文與日文兩種。迄今，草山分校已有八十年的歷史。

何先生小學並未畢業，讀了兩年之後他十二歲，由於台北州開始造林，當時的工資是一天二角。爲了要賺錢，他也跟著去造林，於是便沒到學校讀書，之後因爲功課趕不上就中途輟學了。當時有一個舅舅在基隆的倉庫工作，所以他十四、十五歲時，就去基隆幫人看管倉庫。這個工作還需負責煮飯，剛開始由於不會生火煮飯，常常將飯燒焦，後來有一位客家太太教他煮飯的技巧，才解決這個問題。四個多月之後，因爲得了瘧疾而回家休養。十五、十六歲時他在家裡的農田幫忙，到了十七、八歲時造林工作又開始，何先生又繼續從事造林的工作。

當時造林的地區多在後尖、死礮仔坪附近。造林樹種爲樟樹及杉木，造林期間每天都必須工作，並沒有假日可以休息，當時他住竹篙嶺，每天都帶著飯包走小路到坪林（平等里附近）的事務所集合後再出發。集合時會點名，再登記每人所拿的樹苗，一百多棵，因爲先前已經有另一批人將植樹區域的雜草清理乾淨，所以他們只要以鋤頭挖洞，植入樹苗即可。大部分的人只種六十幾棵，其餘的樹苗便挖洞埋藏起來，這是偷懶的行爲。

何先生接著說，昔日造林從三角窟先開始，接著是坪林、後尖，而七星山是最後造林的地區。在三角窟、坪林及後尖都設有造林事務所，只有七星山沒有。事務所的功用是讓台北州派來監督的人員居住，日本人與台灣人都有，事務所只在造林時使用，其餘時間則荒廢不用。就後尖造林事務所（今日的翠翠谷）而言，屋舍位置在靠冬瓜山這側，對面還建有工人住宿的工寮一間，因為事務所與工寮之間隔著廢耕的農田，所以兩者可以互相遙望。至於事務所與工寮的區別，他說，事務所的建築是正方形，空間較大，每間房間都有浴室，睡覺的地板都鋪榻榻米；而工寮是長方形，空間較小，五、六個人住在一間大工寮內，中間留一條走道，兩旁架設竹床。何先生以前也住過幾天，不過幾乎所有的造林工人都不喜歡住工寮，所以都是早上工作，傍晚回家。當時造林的工人約有數十名到上百名之間，工頭標到工程後就至庄內招募工人，有時幾乎是庄內的人（包括婦女）全部出動。

隨後，何先生感嘆地說：日據時期，一個人便可管好全部的山林，當時的管制較嚴格，就算撿根木材也會被抓，所以沒人敢去偷砍樹木。光復後到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十幾個人管一片山林還管不好，山中的大樹都不見了，樹木難道會自己長腳跑掉？兩個時代真有天壤之別。

造林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也曾到煤礦坑當過礦工。光復後，則在冷水坑作煮磺的工作。當時煮磺，早上要擔土炭到煮磺地點，回家時還需擔煮好的硫磺下來。一般而言，煮磺的工人多是本地人，擔磺花仔大多是南部人。當時一個磺灶有六個鼎，由四個人共同負責。負責煮磺的工人從早上要作到隔天才能回家；而負責擔磺花仔則是每天早上工作，晚上收工，那些南部人住在工寮。當時南部來的人大致分成兩派，一派來自中壢；一派來自員林。以中壢的人較勤快，尤其趕工時工頭比較喜歡用中壢來的那批人。

何先生提到擔土炭的情形，當時從山仔后的埤仔擔土炭到冷水坑，每一次大約擔一百二十斤左右的土炭，然後再擔煮好的硫磺下來，大約也是 120 斤

重。硫磺大約是三粒，要將其中的一粒先用工具敲成等重的兩小粒，一邊各擔一粒半，這樣兩邊的重量相等，才能順利搬送。

當年，冷水坑煮磺是由較易煮的磺土先做，難煮的就集中在一堆，等到易煮的磺土做完，再煮那些不好煮的磺土。由於廢土傾倒的管理工作沒做好，浪費了許多的磺花仔，後來磺廠才鋪設鐵軌傾倒廢土，並把廢土集中一區。何先生說道，若一開始便這樣做，磺區的使用年限會更長一些。磺花仔是從冷水坑埤底的泥土中取出的，首先用幫浦把水抽乾，工人再把磺花仔挖出來煮，最後磺花仔取完再用人工挖出一條大溝排放積水。若一開始便先用大溝將水排出，可省去更多的麻煩。

說到這裡，何先生提了一個有關埤仔的趣事，他笑著說，在冷水坑的天公廟附近有一個水質比較好的埤，叫做「出水仔」，工人所喝的水都是由此埤取用的。有些新來的工人不知此事，取用其他的水源飲用，竟排不出尿來，這時若想排尿就必須浸在冷水裡才能順利排出。

當時挖磺花仔的埤水表面看起來像是溫泉，實際上是冷水。原因是源頭的泉水流入挖磺花仔的埤後，由於冷水多於熱水，致使水溫變冷。當年台灣礦業曾在冷水坑整修一處溫泉窟，作為工人洗澡之處，現在國家公園管理處已經改建開放給大眾使用。

最後，我們請教冷水坑農田開發的情形，他表示該地從前稱為七星墩田，分為磺頭股、磺中股、磺尾股三個部分。磺頭股屬於吳萬水。磺中股是天母牛稠坑何仔師四兄弟共同擁有的。磺尾股是由劉船傳給劉大目，再由劉大目交由三個兒子繼承，範圍大概是現今冷水坑停車場附近。這三股都是利用田溝及田埂來界分範圍，昔日地主都是外地的有錢人，本地人則是向他們承租耕作，再按時付租金。光復之後，因放領便成為承租者的土地。從何烏毛先生的談話，使我們對於造林與冷水坑煮磺的變遷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感謝他詳細的講解，我們告別何先生，結束這次的訪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附錄一、如何進行鄉土歷史訪談

面對一處陌生的環境，你不認識任何人，該如何進行訪談？首先你應對其地理位置有初步了解，先找出附近的山脈、河流、交通動線，才不會四顧茫然，什麼都沒看到。有幾處地點可能聚集一些人群，你可以先從這些地方下手，試探性地詢問一番，這些地點如：雜貨店、寺廟、田野等。

你可以藉由買飲料、問路、問人的方式，得到這個村庄的一些資訊：

1．地

“請問本村叫什麼名字？請問鄰村叫什麼名字？附近的山叫什麼，溪流叫什麼？”（雖然你早已知道）。“請問這條路通往那裡？請問要去某村怎麼走？請問某座山、某間廟怎麼去？”（雖然你早已熟悉）。

2．人

“請問里長、鄰長、老里長叫什麼名字？住那裡？請問七十歲以上且熟稔本地環境的老人住那裡？請問了解××事物的人有幾位？住那裡？可否推薦一位？”

3．事物

“請問本村的產業有什麼？（稻田：水稻、陸稻、一季、二季...），（果園：什麼水果？），（礦產：煤、石油、硫磺、瓷土、石材），（漁獲：什麼魚？），（造林伐木：什麼林木？），（特殊產業：樟腦、香茅油或現已沒落、消失的產業）。”

“請問本村的廟宇、歷史古厝有那些？”“請問本地有什麼傳統祭典、傳統陣頭、歌謠、諺語？”

4．新聞話題

如政治人物的褒貶、政府施政、建設開發的未來遠景，皆可穿插閒聊，

再予轉移。

現在你可能進入某個村庄的範圍，突然看見田裡有個阿伯在工作，你可藉由探路，進入訪談，這時要有技巧地客套幾句，如：阿伯你好、借問一下，同時也要介紹自己一下，如：我是對××有興趣的研究生，我是學校的××刊物的編輯，這些會比：我是××學系的學生，我要寫一份報告來得好。

如果受訪對象正在耕作，你可從農業、物產、氣候作為引言，再進入其他主題。如果是廟裡的老人，你可先從這間廟的主神開始問起，再轉到當地的古厝、古蹟、古道、古圳等。但你也可能問到頭腦不清或喜歡打屁聊天的老人，所以識人的判斷能力要培養。運氣不佳時，甚至會有吃閉門羹的機會，因為每個村落的民風不盡相同（特別是原住民村落進行訪談尤其困難），或保守，或開朗，要不厭其煩再予試探。

如果運氣好，馬上就可問到你想要的東西，但若詢問技巧差，當然就一無所獲。村落中有些熟知地方沿革、掌故的「頭人」，你要找出頭人在那裡？頭人可能是老里長、大地主、雜貨店老板、廟公等。與他們熟識後，可將你的問題借他們的口，將訊息傳達散播出去，或請他們再予推薦其他的人。

不可一開口就是“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出生年月日，教育程度，住址，貴村人口多少？”如此必無功而返。要以「導引方式」牽出想要的東西，例如：

“本地種植的作物一年收成幾次？除此之外，尚有種植水果或其他作物嗎？”同時穿插寒暄客套的話，總之，要觀察對方的身份、教育程度來決定問話的內容，最後目的就是要將他們所知全部挖出來。

除此之外，尚有幾點事項應予注意：

（一）訪談時機

1. 若無事先約定，也就是逢機、碰運氣、打游擊的方式，時機最好是在早上 10:00-11:00，或下午 3:00-5:00，晚上 7:00-8:00。

2. 若有事先約定，應準時或提早 10-15 分鐘到達，這樣還可事先了解周遭環境，增添話題。第一次訪談不必準備禮物，第二、三次時才準備禮物（如水果、糕餅、西點等）。

（二）訪談語言

1. 台語是最重要的語言。
2. 若是客家村，則客家話變成最重要的語言，若是原住民村落，則原住民語言或日語均可。
3. 若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行，要找到適宜的翻譯人，一併進行訪談。翻譯人可從受訪者的子女、鄰居去尋覓。

（三）訪談者的身份與技巧

你是以什麼身份，什麼目的去進行訪談？你穿什麼衣著？利用什麼交通工具？你是單獨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進行訪談？這些皆與訪談成敗息息相關。

建議以中性色彩的學術機構（不是學生要交報告）身份，或以結交朋友、了解鄉土的研究者身份去訪談，而不是虛應一番交差了事，根據經驗，沒有無法訪談的個人或村莊，你若有心將訪談做好，絕對經得起挫折與困難。

衣著以簡單莊重、色彩中庸為主。男性不宜穿短褲、涼鞋（又不是家裡或學校）、戴墨鏡、染髮（又不是郊遊烤肉），女性不宜穿著暴露或時髦（又不是赴宴或舞會）。交通工具可採汽車（中級款式即可，不要開賓士或富豪）、機車（小綿羊型即可，不要騎拉風型跑車）。有人會說我家只有賓士，我家只有 NSR 機車，咦，你不會搭公車或與人共乘嗎？或是先開車至目的地附近，再步行至受訪者家中。總之，不要招搖擺闊，雖然你沒有這個用意，但易引人誤會的行為總要設法避免。

（四）應酬客套

1. 是否要接納煙、酒、檳榔的招待？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藉由這些嗜好品與受訪者形成一種共同的感受，拉近彼此的距離，甚至你亦可準備一些，適時遞給對方。若無法接納這些嗜好品，應予委婉拒絕。根據經驗，若能適度接納，較能順利進行訪談。

2. 是否要接受午餐、晚餐招待？

如果訪談時機正好臨近中午或傍晚，受訪者大多會邀請你一起用餐。你可禮貌性地寒暄 5-10 分鐘後，迅速商定下次訪談時間，然後離開。若受訪者執意邀請，那就留下，一邊吃飯，一邊訪談，還可了解更多事物。如果受訪者沒有邀請用餐，可能是受訪者尚有事情待辦，應儘早結束，並迅速告退。

（五）訪談的各種助力

人脈是最有用的。

透過朋友、親戚、師長的引介，可以很快地認識受訪者，或是輾轉透過各層關係的引介，也能取得受訪者的信任。或者透過第一受訪者的引介，亦可與第二受訪者進行較熱絡的交談。另外，事先準備地圖、書刊、道具等，亦可讓受訪者明確知曉訪談的大要，較能進入問題的核心。

訪談時，若自己能力不錯，匹馬單槍亦可進行，最好是 2 人一組或 3 人一組（一人問話，其餘一至二人現場筆記），至多不要超過 4 人，以免人多勢眾，造成壓力。為便於整理，最好有訪談錄音，但要使用隱藏式麥克風，切記不要將錄音設備暴露，以免造成受訪者的疑惑或抗拒（雖然你沒有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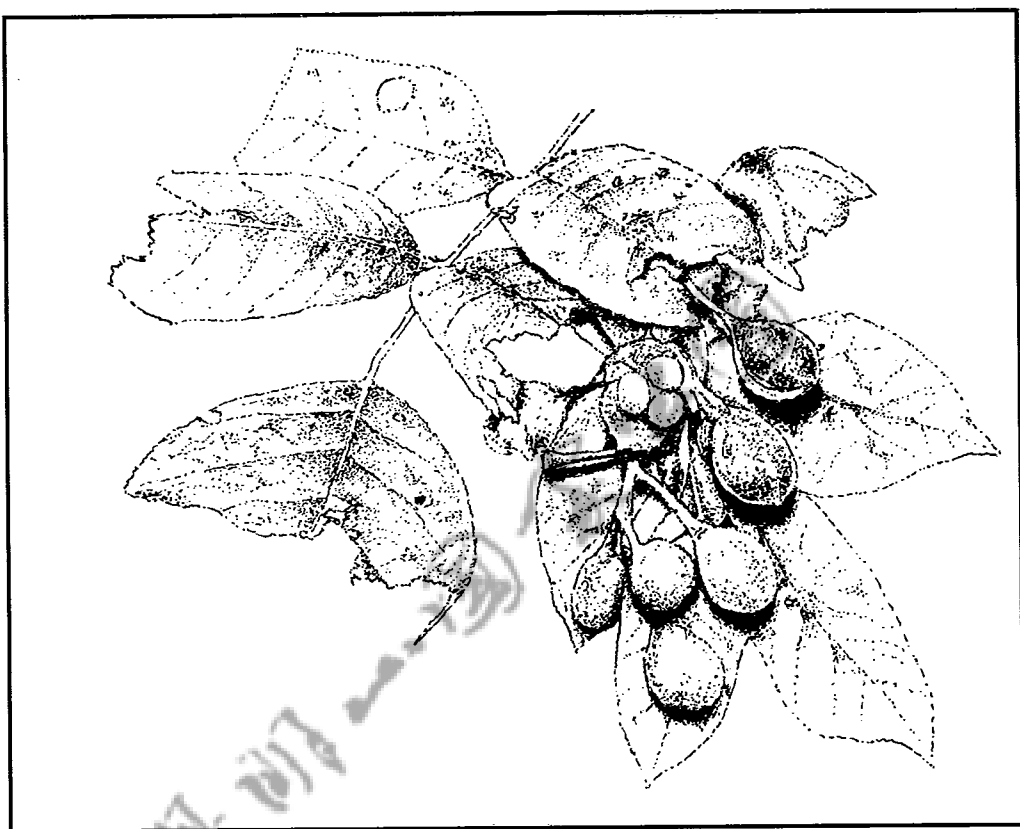
（六）應付挫折

被人拒絕訪談或被人辱罵，甚至被人恐嚇、追打，都是訪談可能發生的狀況。你若因此退陣下來，那麼訪談也就無功而返了。

你的身份與訪談者是否有立場的衝突？那麼，為什麼要預設立場呢？基本

上，訪談者要站在中立的位置，不要偏袒任何一方。這並不表示你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而是你正在訪談，你不是在評論。評論，是訪談多次後才有資格發表的。

因此，遇到被人拒絕時，如果對象不是非常重要，那就換個受訪者，如果對象是絕對必要的，那就發揮打死不退的精神，再三登門求教，運用人脈疏通等各種方式去完成。若遇到被人辱罵、恐嚇等情事，大多是自己早有預設立場，旗幟鮮明造成的，該檢討自己的問話方式罷。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東北分區訪談記錄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謝沐璇 白嘉民 童禕珊 張愷馨 郭典翰

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出版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